

前 言

周恩来同志在1958年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谈到：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外国派到我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为了学习汉语和传播宗教的需要，拟订了许多不同的汉语拼音方案……。他们还用拉丁字母拟订了我国各地方言的拼音方案，其中如闽南的白话字（即厦门话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影响最大，曾经出版过许多书籍。据说至今厦门一带还有很多人懂得这个方案，许多侨眷还用这套拉丁字母跟海外的亲属通信。”

“闽南白话字”不只是我国文字改革史的宝贵资料，而且，对它的研究还对方言学、语音学、文字学、词汇学、版本学和宗教传播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因此，我们编写了这本小册子，供有关方面的研究者和读者参考。

本书的编者为许长安、李乐毅。协助搜集资料的有李青梅等。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语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王均同志审阅了全稿，我们深表谢意。

编 者

1988年4月

目 录

前言	(1)
基督教会的罗马字运动	倪海曙 (1)
方言教会罗马字	周有光 (12)
从闽南的“白话字”看出拼音文字的优点	黄典诚 (16)
教会罗马字	黄典诚 李乐毅 (27)
还在民间使用的闽南白话字	许长安 李青梅 (32)
闽南白话字翻译古籍的实践	许长安 (37)
闽南白话字的分词连写	凌远征 (41)
南洋华侨中最早流行的厦门话拉丁化	Y. G. (57)
新发现的另一种闽南白话字	D. ch. (59)
闽南白话字部分书目	(64)
闽南白话字书影	
《圣经的新旧约》	(67)
《大学·中庸》	(69)
《三字经注解》	(70)
《身体理》	(71)
《妇女课本》	(72)
《幼稚课本》	(73)
《绘图字母》	(74)
闽南白话字手迹	(75)

基督教会的罗马字运动

倪海曙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海禁开放,基督教传教事业在中国盛行,为了把基督的福音普及到大多数人民中间去,他们注意到圣经的普及问题。1843年在香港集会,便决议:“将圣经译成中国文字,比之先前所出版的,更加注意普及,以求广布。”为了求“广布”,于是在这年以后,陆续把圣经译成各地的口头语言,有的用汉字写,有的就用罗马字拼音;这些用罗马字拼音的方言文字,就是所谓“教会罗马字”。

当时所以要采用罗马字拼音的缘故,据贾立言(A. J. Garnier)说:“第一,为了有些方言有音无字,不能写出,翻译极其困难,甚至绝不可能;第二,就使有字可以写出,因为人民识字的能力低薄,也不比用罗马字,几个星期里面可以学会。”但这样“注重普及,以求广布”的结果,影响很大,不但圣经的销数激增,而罗马字本身也流行一时,成为民众教育的理想工具,使许多外国传教师因此而引起改革中国文字的热忱。特别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的初年,可以说是教会罗马字运动的全盛时期,至少有17种方言用罗马字拼音,各有一本罗马字圣经。

教会罗马字最早的流行地是厦门,远在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厦门话已有罗马字拼音方案,当时推行最努力的是 Rev. J. N. Talmage, 厦门话罗马字圣经到1926年已销去40000

多部，又据1922年的报告，1921年闽南教区所出版的146967部出版物中，有50000部是用方音罗马字印的。

1851年，Dr. W. A. Martin(丁惠良)从厦门到宁波，替宁波话制定了罗马字拼音方案，10年中出版过不少书籍，也教育了好些文盲。1858年，他到北京任美国驻华公使翻译官，又从事官话教会罗马字的研究，直到77岁的晚年(1907年)，还为了推行官话罗马字发出呼吁，说：“为了把官话罗马字介绍到小学和中学校去，我们没有时间再可以失去了。”(《为罗马字拼音的一个请求》)

1875年，John C. Gibson在汕头制定了汕头话教会罗马字，开始推行时，阻碍很多，但他一点也不灰心，1888年，他写了一本关于教会罗马字的有名的书，叫做《Learning to read in South China》(学习读书在南中国)，书中说：“我们的手里正握着一个可以给予我们中国基督教徒以无限质的提高的方法，这种质的提高，凡是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得到的。不要让任何东西来阻碍我们把这种工具迅速给予中国人民！困难是必须遇到的，偏见是必须克服的，用了忍耐和恒心。虽然中国人民在开始时也许会觉得怀疑，但是时间会使他们领悟这种好处。”到了1918年，距离他写这书的30年以后，他又写道：“在过去，我们把罗马字拼音的效用估计得太低了，似乎我们推行它，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学习汉字；而且我们给了人家这样一个印象：似乎罗马字拼音只是为女人和小孩子的。这并不是一个压倒汉字的问题，那些懂得汉字的人在那应得的范围内必须为了识字而获得更高的尊敬，但是我不相信这种范围是能传达知识给每个人的，我们必须大无畏的宣布这简单的事实：就是罗马字母是曾经发现过的思想传达方

法中最完美的一种。”“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识字在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只是观念和知识传达的方法，只要它能用最少的劳力以达到这目的的，就是最有效的一种，”“这里那里和各处所得到的经验，充分地证明：用了这个法子，等于我们有了一个可使中国基督教徒全体成为能阅读的民众的工具。”“让我们指出，我们并不把它看为一个书面语的可怜的代替品，只是给那些不能做得更好的人用用，我们要把它看作一种使西方的科学和经验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帮助的最好贡献。”(Chinese Recorder 1918, 581)

1874年, Thomas Barclay在台湾推行教会罗马字, Barclay在台湾传教60年, 厦门话罗马字的《旧约》就是他翻译的。他曾报告在台湾推行教会罗马字60年中所得到的信念说:“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教堂, 它的全部信徒, 不论是男的或女的, 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为它们自己读上帝 的字句。你永远得不到这个结果, 如果你用中国的方块字做你所想做的。你能够容易而且迅速的得到它, 如果你用拼音方法, 用方言罗马字。半个多世纪在传教区域的工作中所得到的经验, 已经坚定了我对于上述这些论点之真理的信仰!”(Chinese Recorder 1934, 527)“说到学习阅读之便利, 自然罗马字和方块字无法比较。一个普通的男人或者女人, 每天到罗马字学校来上课, 过了一个月, 他——或她——就能够读得比一个学了好几年方块字的学生更加流利。”“在实际上, 我们从经验可以看出没有什么困难会发生。”“在我们台湾传教区罗马字母已经自由由地整整用了60年, 我记不起有任何意义不明白等情形发生过, 至少要比应用方块字发生过的少得多。同样, 我们的群众也不曾因为使用它而遇到过什么困难。大约在五年前

一个教区调查告诉我们，在一个有9000在洗会友的教堂中，我们有1280个方块字读者和7400个罗马字读者。到现在这数目可能极度地增加，因为一切安息日学校中都已教小孩子用罗马字来读书。这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教堂里大约有8000人能够或多或少的把整本圣经，由创世纪到玛拉基书，由马太福音到启示录，顺顺利利的读完，同时他们也读赞美诗，旧的和新的，我们差不多有靠近100种的书，大部份是用宗教小册子的方式印的，可是它们之中也有关于更普通题目的大部头的书，我们还有教会的报纸，是中国话最老的定期刊物的一种。”“如此一个结果，当然只有用方言罗马字拼音才能获得。”“经验告诉我们，所谓同音语的问题，这纯粹是一件理论上的困难，实际上是不会碰到的……假如口头语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书写语也可以理解；假使口头语不可理解，那么书写语也将不可理解；可是倘属于后者，那么毛病是在语言本身，把它写下来的方法是无罪的。”(Chinese Recorder 1929, 437)

1890年，W.N.Brewster在兴化推行教会罗马字。他初到兴化的时候，当地只有1000个基督教徒，但到1917年已经增加到30000多人，这便是他推行教会罗马字所得到的结果。1897年，他出版了一份兴化话罗马字的刊物，叫做《起信者》，起初是月刊，后来改为星期刊，是兴化基督教徒唯一的精神食粮。1901年，他写了两篇著名的文章：“China's intellectual thralldom and the way to scape”(《中国的智力束缚及其解救之道》)和“The Evolution of New China”(《新中国的进化》，都见于这一年的Chinese Recorder 293-300, 321-327, 429-496)报告他本人在兴化艰苦推行罗马字的经过。他说：“那年八月，读了Dr.Gibson的《Learning to read in South

China》，这样一件事把我说服了；就是罗马字的应用，对于提高属于精神智力的中国基督教会是必需的。”“虽则拼音方法比表意文字是无限地容易，但是别让任何人抱有这样一个印象：好似把这事情用一个具体的说明便可以说服中国的社会。关于这工作，每天将有斗争要降临到我们身上，由于我们中国基督教会极大一部份的人——甚至于连我们工作人员的大多数，对它的极端冷淡……有五六年我们好像一个人在大荒野中大声呼喊，那是一片只有沙砾和仙人掌的荒寂的沙漠。在这时期中，绝对少数的一些乡村基督徒用这新方法学习阅读。无论如何，那时我们有自己的学校，我们能够要求我们的学生，男人和女人，男童和女童，全部学习罗马字。过了一个时候，这些学生成了传教师，广泛地散布到各处，于是种籽萌芽了；当我们有了两三百个区域，我们开始印刷一份小小的月报；冰块瓦解了，即使没有裂开，我们感觉到不久春天就要温暖这使我们不满意的沉长的严冬；到了相当的时候，辉煌的夏季就要降到我们头上，于是丰富的收获将使我们忘掉那辛苦而气馁的播种时期；可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它会那么快，或者像已经实现的那种情形的实现。”“我们的土语在最近二三年中的进步是非常迅速的。”“可是任何一个念到这里的读者无疑地要问：这个对中国偏见的直布罗陀的攻击有什么用呢？这个堡垒是坚不可破的，何必白费时间于不可能的事呢？我要回答说：各种形式的奴役，被卫护在世传的利益中，正如现在保护中国的象形文字那样，同样广泛，显然也同样坚固。然而世界上已经见到这些人类暴君，一个接着一个被推翻……在历史的光中，谁能说束缚着中国智力的锁链是永存不毁的呢？”

1903年，W. E. Soothill完成了温州话罗马字圣经的翻译工作，Soothill是温州话教会罗马字的奠定者，在温州做了20多年教会罗马字工作，他坚决相信，为中国民众日常的应用，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来代替汉字。他把新约译成温州话教会罗马字后，曾这样说：“我做这工作是为了一种持久而逐渐增进的确信……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目前那繁难的书写方法，必须彻底让位给那更实用，更少图形化，用罗马字母来代替的拼音制度。”（《Soothill华英袖珍字典》序）晚年又在他所写的《A Mission in China》中说：“自从我被自己驱使去为我们200万的温州人民尝试威克利夫（Wycliff. 1320—1384。英国宗教的改革家，曾将拉丁文圣经译成英语）和吞达尔（Mathew Tindal 1656—1733，英国神学家——著者注）为他们400万英国人民所做的工作，差不多有20年了……最初我觉得采用中国的汉字总比介绍罗马字的制度好，因为后者很本能地是外国的，所以我最早的尝试是要把福音书译成土音的汉字，但是不止一次的失败，就很快地说服了我，这一类的努力不论怎样都是无用的……所以除了罗马字拼音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

此外福州基督教会的美国传教师Rev. M. Hubber在1903年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说：“罗马字在横的方面看来可使思想的传达迅速。中国语言中繁难的方块字是20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为了那些能够贡献生命于读写和训诂它意义的人，它看来是足够的，作为驱使全国学者株守于旧形式中之工具，使他们没有时间再能在思想领域上作更深的进取，它自然是最成功的。我曾经把过去19年中的事情做过一个研究，结果下面的一个事实把我彻底的说服了：就是交换思想的老方法，

必须逐渐让位于新方法……既然罗马字母和福音书在西方完成了一个空前的工作，它们必须在东方也完成同样的工作。”“彻底精通旧文字的学者，在将来的一个长时期中必须继续用方块字作古典学问的研究。但为向一切人有效地打开知识的大门，无疑地罗马字拼音是一把钥匙！”（《Chinese Recorder》1903, 344—46）另一位Dr E. Faber也在他的著作《China in the Light of History》（《中国在历史的光中》）严正的批判了汉字，他说：“越来越发明显，中国现行的文字对于中国青年彻底的科学化教育，是一种最有力的障碍。当只有极少或者简直没有更多东西要学的时候，这种文字才是好的。”而《Chinese Recorder》的主笔Rev. J. A. Silsby则作了一个重要的预言说：“我可以预言他们（教会罗马字者），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这革命是近在眼前了。”（《Chinese Recorder》1903, 463）

除了上面所说的厦门、汕头、台湾、兴化、温州、福州等地的罗马字工作外，其他如上海、客家、北平、广州、台州等方言也都有罗马字圣经和罗马字方案。据统计，从1891到1904年这14年中，罗马字圣经的总销数是137870部，各年的销数是：

1891	750部	1898	11089部
1892	500部	1899	22000部
1893	1813部	1900	16010部
1894	10200部	1901	5450部
1895	5290部	1902	25595部
1896	6740部	1903	13700部
1897	4500部	1904	12033部

(见《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p. 9)

这些数目在中国的出版界不能说是小数目。

1907年,基督教在华百年传道大会在上海开会,由Gibson氏主持,会中热烈讨论罗马字问题, Rev. J. Hudson氏曾坚决表示:“在三四十年中,我已经用惯而且试验了罗马字圣经的译本和其他用罗马字拼音的书籍的价值,那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一切在中国内地已经公正广泛坚持地应用过罗马字译本的人,都强烈地被它们的价值所信服。”最后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大会了解那已经在各地推行的罗马化中国字对于教会曾有多大的功用,并且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文字,是产生一条达到文盲心中去的最直接的道路。”(见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1907, p. 521)

1917年,闽南各基督教会又发起一个运动,要使当时教会中每一个教徒都能读罗马字圣经。同年,美以美圣经会的福州大会中,曾通过下列的决议案:“我们完全同意,至少在现在,中国基督教徒的真正进步是依靠着罗马字方案的应用。……因此,我们要求大会特别注意增进教会对于罗马字圣经的研究。四个必要的步骤决定如下:一、每一个会堂的传教士,必须立刻为他本堂的会友设立一个罗马字班,每星期至少上课一次。二、每一个教区,应该为本区的工作人员每年举行一次规定的罗马字研究,指导他们怎样教民众学习罗马字。三、尽力设法使罗马字书籍能便宜于目前的价格。四、每一个传教士应在次年大会中报告本教区或本会堂学习罗马字的人数。”(1918年《教会年鉴》)

民国成立以后,教会罗马字运动开始消沉下来,消沉的原因是:一、这种运动的动机,引起当时许多中国人的误解,

认为是殖民地文化政策的运用。特别对于知识分子，更有消灭汉字的嫌疑，所以它不能发展到教会以外去，只能为教会中的一些文盲学习和应用。二、因为读者只限在教会的圈子里，所以出版事业无法开展。三、罗马字拼方言，在中国各方言区域虽然极受欢迎，但是当时中国已经发生了语言统一的思想，尤其是一批知识分子，热衷于形式上的语言统一，所以对于这种办法，认为是妨碍国语统一的，采取反对的态度。四、西洋的传教士集中在城市里，把乡村的传教工作让给中国传教师，后者之中，有许多人缺乏拼音文字的兴趣和了解民众教育的重要，他们不大有帮助文盲识字的热情，即使有也宁可推行平民千字课，而不推行罗马字拼音。五、注音字母在民国2年产生后，大家把注意力都移到注音字母方面，因为这是政府公布的，特别在北方话的区域里，大家都推行注音字母而不推行罗马字拼音，在1918年以后，在北方几乎没有人再提罗马字拼音了。

教会罗马字运动在表面上虽然消沉了下来，但是实际它的影响却不断的在扩大，许多中国人的拼音方案都直接间接的在它影响之下产生出来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拼音文字者不引教会罗马字的成绩来作拼音文字在普及教育上的有力证据的。教会中人对这工作的信念，也一直没有消失，例如1918年Sidney G. Peill曾说：“我们全部希望有那么伟大的一天，到那时候，中国各部分的文盲都将要能够用一种拼音文字阅读。”“这是一定的，那样的一天已经距离不远了，到那时候，将再也不能说住在世界最古文化土地上的基督教徒是世界上最无教育的了。让我们把全部力量都放进工作里去，不久我们便能说：至少中国基督教徒中百分之九十是能读圣经的。”

(《中国基督教会的文盲和拼音文字的应用》，见《教会年鉴》1918)1920年，W. B. Cole曾说：“作者最近旅行经过北方，见那儿的拼音文字运动正在展开，据说：它在一部分的知识阶级中遇到极大的轻蔑。在朝鲜，拼音写法听说曾与偏见有过最长的斗争。我有这样的意见，就是克服偏见的斗争需要坚持！罗马字拼音有极强的表现力，在福建方言中，罗马字被用来替这一代服务，同时也替接着而来的几代服务，它将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作者一点怀疑也没有。”(《罗马字拼音在福建》，《Chinese Recorder》856—858)。1923年，M. C. Mackenzie曾说：“一个极老的经验深深印在我的心上，了解圣经的捷径，便是应用方言罗马字拼音。”(《Chinese Recorder》1923, 114)到1928年，Homer H. Dubs还这样说：“为了取得领袖文明国家之一的合法地位，中国需要一个彻底的学问大众化。”“识字是必要的，但是现在中国语言的书写方法，识字的人不能希望占全人口多大一个比例。”(《Reform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Chinese Recorder》1928)“要希望中国一般人民去学习目前那种繁难的中国字，那是没有根据的。它耗费那么多的时间，而别的任务又那么重要……普通的父母所养的小孩子不能花四个到七个年头去学习怎样读和怎样写；他们的时间是太宝贵了。学了一二千字，尽管怎样好，但是不能使一个人有学问。”“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不同的问题中，不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其中最困难，又是最重要的，莫过于叫她的人民读和写这问题。现代文化的发展，已使任何一个不识字国家的进步成为不可能，除非她的人民都能识字，人民的教育越发达，民族的进步也越伟大。但是中国的书写语该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中最困难的，中国的学童必须

花费许多年头，只为了把握读和写的技术。……普通一个中国人只能花了功夫去学最多1000个字，这个数目是完完全全不够用来读一张普通的报纸的，很明显，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易学易懂的书写中国语的新方法。”“假使一个拼音制度能用来表示每个字的声音，中国文字的书写将仅及现在那种困难情形的几分之几，无数学童的时间也将从记忆方块字的苦差使中省下来，去做用处更多的工作。”(《A New Method of writ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1928)

(摘自《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

方言教会罗马字

周有光

欧洲的宗教改革改变了少数人垄断《圣经》的局面，教人阅读《圣经》成为传教的重要工作。欧洲各民族的文字发展跟当地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有密切关系。欧亚航路开通和殖民主义扩张，使“罗马字母和福音书”传播到东方。

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英国人)在1807年到广州，开始了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他在1815—1823年出版一部中英对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设计的官话拼音方案拼写汉语。这是最早的接近英文的新教方案。他的字典还附录一种广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节表，使我们看到方言教会罗马字的萌芽状态。^①

通商口岸是教会罗马字的传播中心。这些口岸恰巧是东南各方言区的代表城市。南京条约的通商“五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就可以代表吴语、闽北语、闽南语、粤语等重要方言。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中间，差不多所有重要方言区的代表城市都有了当地方言的教会罗马字。^②传播较早和较广的是厦门“话音字”，大致在1850年前后开始传播，据说仅仅在1921这一年就印售读物5万册，直到全国解

① 参看周有光：《马礼逊的中文字典和官话拼音方案》，《中国语文》，1960年1月。

② 参看贾立言(A. J. Garnier)和冯雪冰的《汉文圣经译本小史》第五章“新教方言译本”(这是《新约圣经流传史》的一部分)。

放初期，估计住在本地和旅居在外的还有10万人左右应用这种方言罗马字。

各地教会罗马字的设计和推行是各自为政的，可是它们有如下的共同特点。一、目的是传教：使“全部信徒不论是男的或是女的能够在他们的家中自己阅读上帝的字句”，^①这是“一条达到文盲心中去的最直接的道路”。^②二、语言用方言：“了解圣经的捷径便是应用方言罗马字拼音”；^③“有些方言有音无字，不能写出，翻译极其困难，甚至绝不可能；即使有字可以写出，人民识字的能力低薄，不如用罗马字拼音，数

194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书中说明是罗马字拼写的圣经及其出版年份如下：（1）上海话：马可、约翰两福音，1864；新约全书1872完成。（2）宁波话：新约（不全），1861；四福音和使徒传，1865；新约全书，1868。（3）台州话：马太福音，1880。（4）温州话：四福音和使徒传，1893；新约全书，1903。（5）福州话：圣经全书，1891。（6）莆田（兴化）话：新约全书，1892—1900间完成。（7）厦门话：约翰福音，1852；马可福音，1860年前；新约全书，1856。（8）客家话：马太福音，1860；新约全书，1883。（9）广州话：新约零卷，1877前后。还有苏州、杭州、金华、建宁、建阳、邵武、汀州、五经富（广东普宁）、汕头、Somkiong（地名未详）、海南等方言译本，但未说明是否罗马字拼写。又，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说“至少有17种方言罗马字，各有一本罗马字圣经”；书中列举宁波、温州、福州、兴化、厦门、汕头、台湾（以上各地有说明）、北京、上海、台州、客家、广州（以上各地无说明）等地，其中汕头一地是《汉文圣经译本小史》所未提及的。

① 巴多玛（Thomas Barclay）的话，转引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

② 1907基督教在华传道百年大会决议，转引《简编》。

③ 玛坚綉（M.C. Mackenzie）的话，转引《简编》。

星期之内即可学会”。^①教会罗马字根据口语拼写；在这以前只有根据汉字读书音的拼写。三、正字法不完备：缺乏分词连写概念，只有一些明显的多音节词用短横连接；字母用法各地不一致，语音分析往往不很确切。四、意图作为文字，不仅作为汉字注音工具。关于这一点，一些比较急进的传教士提出过明确的意见。例如他们说，“必须用罗马字拼音代替汉字”，^②“我们并不把它看成一种书面语的可怜代替品，我们要把它看作一种使西方的科学和经验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帮助的最好贡献”；^③“繁难的方块字是20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④

.....

方言教会罗马字到20世纪初就衰歇了。虽然还有教徒们在个人通信等场合应用，可是教会已经不再提倡了。

衰歇的原因主要是：一、方言教会罗马字的传播以教徒为范围，出版物以宗教宣传品为主，事实上它是广大的汉字海洋中的几个小岛。二、外国传教士的越俎代庖，没有取得我国一般知识分子的同情合作，甚至教徒中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热心。它既不能像在无文字民族中间那样扩大到一般社会成为公认的文字，又不能像在殖民地国家（例如早期在印度尼西亚、越南等）那样进入学校成为跟原有文字并用的新文字。三、它的传播时期正是我国国语运动开始发展的时期，方言文字跟国语统一的要求相冲突。四、注音字母的公

① 《汉文圣经译本小史》，224页。

② 苏慧廉（W. E. Soothill）的话，转引《简编》。

③ 洪约翰（John C. Gibson）的话，转引《简编》。

④ M. Habber的话，转引《简编》。

布是给方言教会罗马字的最后打击。从此，方言教会罗马字退兵了，官话区的教会首先转过来利用注音字母。

（摘自《汉字改革概论》）

从闽南的“白话字”看出 拼音文字的优点

黄典诚

一、闽南和闽南话

闽南是福建南部的简称，包括现在的厦门市、晋江专区（泉州市、晋江县、南安县、惠安县、同安县、安溪县、金门县、永春县、德化县、莆田县、仙游县）、龙溪专区（漳州市、龙溪县、海澄县、长泰县、南靖县、漳浦县、云霄县、东山县、诏安县、平和县）和龙岩专区的一部份（龙岩县、漳平县、华安县）。可是闽南话的范围却不是像这样局限于一省之隅的。拿福建本省来说，闽东的霞浦县和闽北的崇安县都有说着闽南话的人；拿外省的例子来说，台湾全省差不多全讲闽南话，这是人家知道的事实了。广东潮汕的潮州话和海南岛的海南话（不包括黎语）也是属于闽南话系统的，这也是语言学家早已得出的结论。此外，浙江的平阳、玉环大半的人说闽南话，广西的柳州也有许多人以闽南话为母语。

但闽南话的范围还远不止此，最可观的是南洋各地如菲律宾、马来亚、越南、泰国、缅甸等处共有1000万以上的应用闽南话的侨胞。

所以闽南话的范围并不局限于福建南部而已，它是我国重要的地方方言之一，它在替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二、闽南话是古汉语分化的结果

为什么会有闽南这样的地方方言呢？我以为这是古代汉语分化的结果。《福建通志》记着“永嘉之乱，衣冠八族入闽”。可见司马氏的统一帝国崩溃以后，人民不甘做异族奴隶，就相率妻子亲属，大量南迁，他们迁到岭海横绝的福建以后，由于交通不便，由于司马氏重建的小朝廷（东晋）的无能为力，使得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渐渐和中原失去了经常的连系，因之他们在自己的拓荒地区中创造了自己语言发展的条件（可能和土著的语言交配而成为胜利者，并自失败的语言中吸取语词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兼之中原的语言也因不断与外族接触而有了不同的发展；久而久之，闽南话和北方话骤然一比就俨然成为两种语言了。

据现在闽南族姓之留有族谱的看来，在唐朝武后时，又有一大批人随着陈元光的“征蛮”而到福建来。这些人多是光州固始县人——陈元光本人也是光州固始人，《旧唐书》《新唐书》都没有他的传，但闽南人自来纪念他。漳州有个南台庙，祀的就是陈元光。有人为庙撰一楹联说“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陈元光带着“子弟兵”到福建来是我国移民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闽南地方方言的形成也是有其一定意义的。

后来闽南人又由于抵抗外族的侵略及逃荒、逋役、打渔、经商……或到广东、广西，或到浙江、台湾，更远的，就足迹遍于南洋各地了。

三、闽南话的特征

闽南地方方言是汉语的一个支派，它有下列几个特征。

(一) 语音——主要的：1. 声母：a. 鼻音[m—n—ŋ]变为浊音[b—d—g]，例如“望南岸”为 [bəŋ—dam—gan]；b. 保存“见”系的齐齿呼，例如“献机器”为 [hiən—ki—khi]；c. “知”系还和“端”系分不开，例如“知耻”是 [ti—thi]；d. 没有轻唇音，例如“分飞”话音 [pun—pe] 或 [pun—poe]。

2. 韵母：a. 没有[y]，例如“拘于语序”是 [khu—u—gu (gi)—su]；b. 有[—m]，例如“胆敢滥砍”是 [tam—kam—lam—kham]；c. 有人声[—p—t—k]，例如“十一”是 [sip—it]，“六百”是 [liok—piek]。

3. 音调：闽南地方方言有七个音调，就是：

阴 平	上 声	阴 去	阴 入
京，惊 Keng	景，警 Kéng	镜，敬 Kèng	革，格 Kek
阳 平		阳 去	阳 入
穷，荣 Kêng		梗，脛 Kēng	极，屨 Kék

(二) 语词——1. 保留古代汉语的一些词汇，例如管“乡村”叫“乡社”[hiũ—sia]，管“衣”叫“衫”[sã]，管“眼睛”叫“目𦉰”[bak—tsiu]，管“公公”叫“大官”[tua—kuã或ta—kuã]，管“婆婆”叫“大家”[tua—ke或ta—ke]，管“太阳”叫“日”[dzit]。

2. 有非汉族古语的成分。如漳州方言[kalilohã]意思是“时间还早得很”；[holila?]意思是“别这样”。管“螳螂”叫[hələku]，管“番石榴”叫[na—a—puat]。这些要用汉字来写都是非常不方便的。

3. 有外来语的成分。如[*lampu*] (“滥斧”英文*lamp*: “灯”), [*tsek*] (“籍”*cheque*: “支票”), [*kek—ə*] (*cake*: “西饼”), [*ta*] (打) (*dozen*: “十二个”), [*bak*] (嚟) (*mark*: “商标”)。

语法也有一些特点, 因为跟本文关系不大, 所以从略。

可见闽南话虽是汉语的一支, 但它和北方的汉语已有相当的距离, 特别是语音, 尽管两者之间有其转变的规律, 可是一个自北方初到闽南的人, 他听到本地人说话是如同听外国话一样的。

四、闽南白话字

像闽南话这样特殊的地方方言, 早先没有专为它而设的文字, 偶然有些人也用方块汉字去写他, 但一个很常用的[*beʔ*] (要)就无法写出了, 不得已只好写北方话的“要”。“要”和[*beʔ*]的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常用的词儿尚且这样困难, 其它的——特别是非汉语的词儿就要更加束手无策了。

100年前, 闽南的基督教里面出现了一套以拉丁字母为记号体系的白话字[*Beh—oe—ji*]。白话字母一共只有下面23个 (其实只用17个拉丁字母, 方括弧注的是国际音标)。

a[*a*] b[*b*] ch[*ts*] chh[*tsʰ*] e[*e*] g[*g*] h[*h*]
i[*i*] j[*dʒ*] k[*k*] kh[*kʰ*] l[*l*] m[*m*] n[*n*] ng[*ŋ*]
o[*o*] oʰ[*ɔ*] p[*p*] ph[*pʰ*] s[*s*] t[*t*] th[*tʰ*] u[*u*]
按照声韵的排起来是这样的:

声母 (汉字注音加括弧的是语音)

p 卑 ph 披 b 咪 m (不)
t 知 th (啼) l 离 n 噤

k 基 kh 欺 g 疑 ng (秧) h 希
 eh 之 chh 嗤 j 而 s 丝
 韵母 (m—p n—t ng—k 算它一个音位)
 i 衣 u 汙 o 窝 o' 乌 a 阿 e (挨)
 ai 哀 au 欧 am 庵 an 安 ang (翁) eng 英 ong 翁
 ap 压 at 遏 ak (握) ek 益 ok 屋
 iu 幽 io (腰) ia 耶 iau 要 im 音 in 因 iam 阍
 in 揖 it 一 ap 叶
 ian 烟 iang (背) iong 央
 iat 谒 iak iok 约
 ui 威 un 温
 ut 郁
 oe (鞋) oan 弯
 oat 越

附注：1. 鼻化韵加小n于韵母右上角，如“上梁”为“chiuⁿ—niuⁿ”。
 2. 非—p—t—k促韵用—h[ʔ]如“打铁”为“phah—thih”。3. 多音词用短画，例如“人民政府”“jin—bin cheng—hū”。4. 有音调符号，阳平ā 上声ǎ 阴去à 阳去á 阳入ǎ (p—t—k—h)。如：khàng—Bi—oân—Tiaū (抗美援朝) bô—ka oē—kok (保家卫国)。

凭着这23字母就可以写闽南地方方言的一切，不管它是从古代汉语留下来的，从古代非汉语里借来的，或是从外国语言借来的，凡是口里可以说得出，笔下也就一点也没有困难的完全可以写得出。

100年来，闽南教会用这套白话字翻译并编写《新旧约圣经》、《四书集注》、《圣经故事》和教会诗歌、历史、地理、生理、数学等。据闽南圣教书局经理庄乃昌先生说，白话字的出版物已在40万册以上。目下可以应用白话字的人，包括闽南一市三专区及台湾全省和南洋各处一起来计算，大约还

在10万人左右。

五、白话字易学易写

教会当初提出白话字，未曾对汉字存过取而代之的念头，因此白话字虽然可以翻译《新旧约》，可以翻译《四书集注》，可以用来编写历史地理和厚厚的一本洋装硬皮的《内外科看护学》（1917台湾台南出版）；但当时的读书人方以通经学古为职志，对于用拉丁字母写成的市井俚言，根本十分鄙薄，不肯支持。从1926年以后，教会本身对于白话字也就不再以前那样的用心宣传了。

虽是这样，但学会它的人在近年来的低潮下还有那么上10万左右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拼音文字的优越性决定了它，使它必然会有这样相当可观的效果。

就是庄乃昌先生的母亲，今年已经70岁了，她是老有经验的白话字教师。据她说，一个完全不识字的人，每天只需两小时，不要一个月，她就可以教他会拼与会看；不要两个月，《圣经》会看，书信也会如口写出了。她说这是屡试不爽的经验。她这经验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笔者在厦门亲眼看到许多老太太，每星期天都挟着厚厚的一本白话《圣经》到礼拜堂去做礼拜。她们不但会看，而且会写，会写信给远地的儿孙和亲友。

有个热心文字改革的老同志林安国先生告诉我，他13岁学了白话字，他的历史、地理、数学、生理、卫生的常识，都是从白话字得来的。他说他感受拼音文字的好处这样深，应用拼音文字的时间这样长，他愿以未死之年，参加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他说他的故乡漳浦有个乡村，十家里面有七八家是侨眷。侨眷们为着便利和自己的丈夫或儿子通信，他们

虽然不是教会里人，但也学会了白话字，从此母子夫妇之间便能时时无所不谈，快同见面了。

笔者在求学时代因学习音韵学，曾用一天晚上的时间学会了白话字。从此以后，也就很方便的时常和母亲写信了。直到今天我们的家信都是用白话字写的。

六、白话字百年实践的经验

从闽南白话字的实践中，我觉得除上面所说的易学易写足供文字必须走世界共同的拼音的道路之参证以外，还有下面几点，应该也有足资借镜的地方。

（一）实行拼音文字必需有个标准语。

闽南的白话字是拿厦门话做标准的。在闽南漳州的音和泉州的音有些不同，例如漳州的一ek到泉州都得变为—iak，而—iak都得变为—iok。泉州的音又和厦门的音有了差别，例如泉州是阴阳“去声”不能分，而厦门能分，不能分的是阴阳“上声”。厦门的音又和漳州的音有了一些显著的区别，如厦门有[e]无[ɛ]漳州有[e]也有[ɛ]。其它台湾和厦门，南洋和厦门，语音也都是不能完全相同的。

正因为地方方言内部还有这许多枝枝节节的问题，为着扩大其应用范围和便于学习，在方言区域里而选定一个最能集中表现的——如厦门语音做为闽南话的标准语音是完全必要的。厦门是闽南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它是漳泉两地侨胞的吐纳口，它的语音比较容易为其它地方的人所接受。一个厦门人说的话，漳泉两处内地人很少有不能听懂的地方。

从100年的实践过程中，证明闽南白话字采用厦门语音为标准语音是完全正确的。尽管闽南方言有如上面所说的那样

的有出入，但一用起拼音文字来，不论漳州、泉州、台湾、南洋，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准据着厦门话来书写。不但书写上这样，甚至连口头上也跟着起了变化，在内地教会人总喜欢用厦门语音，这完全是白话字影响的结果。

可见，在将来的文字改革中确定的标准语——譬如说就是北京话，那是完全必要的。很多人顾虑这么着，北京以外的人怎么办，从闽南白话字的实例看起来，北京以外的人正好从新的拼音文字学到更好的北京话，这是统一语音必不可少的步骤。

(二) 为着照顾更广泛的人的应用，在标准语里面添设个别的音素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在厦门话里谁都知道它是没有“日”母的，原来厦门是“日”混于“来”的地方。好像“如果”[lu—ko]，“日本”[lit—pun]。因此，“很热”和“很辣”（“真热”chin loah—chin joah，“真辣”chin loan）厦门也就无法分别了。

但厦门以外的龙溪整个专区和永春德化及台湾等地，却是“日”“来”可以分别的。因此一部流行已久的《十五音》也就于“柳”母（即“来”母）之外另立“入”母（即“日”母）了。这个“入”母的音值是[dz]，和“柳”母为[l]不一样。

闽南白话字重视这个事实，所以在其字母表中也就有了“j”[dz]。因此正字法就规定：“日本”为Jit—pun，“如果”为ju—ko，“人民”为jin—bin；并且，“很热”是chin joah，而“很辣”是chin loah f。

这样的分法确是有利无弊的。现在厦门的教会人都是“来、日”有分了。也因为这样使他们学习北京话有了很大的方便。只须说：凡白话的j在北京音都是rh(日)，举一反三，

容易得很，再不必走弯路了。

可见咱们在文字改革中，如果确定了一种方言——比如说就是北京话，咱们似乎也不妨在标准语音系中考虑增益一点其它的东西，例如分出尖团，分出ye—yo(或io)，都好像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第一，尖团音大多数地区能分，分出尖团，在字母设计上，咱们就可以省下如注音字母的ㄑ(ㄑ)ㄒ这几个符号。字母越少，学习越快，这也是闽南白话字百年实践的结论。

第二，[ye—yo]大多数地区能分。它在音韵史上也是有根据的。凡是切韵音收—t的现代音为ye，如：决、缺、血、绝、雪；收—k的现代音为yo(或io)，如：略、觉、确、学、爵、雀、削。

(三) 同音词一点没有问题，声调符号恐怕一时不能废除。

不少人怀疑汉语拼音文字很大的一个“理由”是同音词太多，怎么有可能呢？于是他们就举出“大道、大盗、打到、达到、大刀”，“通知、统治、统制、同志、同治(年号)”，“时事、实事、史事、时势、世事、试试、事实、事势”等来做证明。照他们的意思，好像世界多数用拼音文字的民族语言，都是连一个同音词也没有的。恰恰相反，同音词是任何语言都不能避免的现象。但同音词如何能妨碍拼音文字的实践，闽南白话字100年来的经验告诉咱们，尽管同音词多（甚至是单音的），完全碍事，汉语的拼音完全可以行得通。人家印了40万本以上的读物，并不曾有过同音疑难的问题。

只是咱们应该着眼祖国语言的特征，不要低估了声调在语义上一般的作用；这就是说咱们不要一概抹杀声调在拼音

文字上的价值。许多关心文字改革的同志向我提出这一点：闽南白话字所以无所不通无所不达，主要的是它采用了标注声调的方法。

这一点我开始很怀疑，后来渐觉得有道理；特别是对于拼音文字还不十分熟练或看到单言片语的时候，声调的确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考虑到咱们也必须学习古人的语言，我看声调在必要时标出，至少在拼音文字实行的初期是非常有必要的。久而久之，字型大定了，大家可以一望而知了，那时再撤下声调符号也不迟。

（四）字母必须有大小写，但形体必须力求一致。

在闽南的白话字里，也如同一般拼音文字一样，规定字母有大小写，在一段一句的开头第一个字母要大写，地名人名书名朝代名等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但据有白话字教学老经验的人的意见，字母有大小写是很好的，它可以有种种的用途，如分别专有名词，划分段落句子，都可以使书面化更加精密明确；但拉丁字母的大小写有一个缺点，往往大写作此，而小写为彼，例如A—a B—b D—d……。这就增加了群众学习的负担，群众对此都觉得头痛。在书写上也就不喜欢应用大小写了。常常有一封信从头到尾都写的小写。

……咱们正该从闽南白话字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把字母的大写和小写统一起来。最好能像绝大多数的俄文字母一样——大写只是小写字母形式的放大，如В—в、Г—г、Д—д……。同时手写体和印刷体也应该力求形体的统一与接近。这在新的拼音文字实践中应该会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的。

从100年来闽南教会实行白话字的具体事实看来，汉字所

做不到的事情和收不到的效果，毫无疑问的，拼音文字完全可以做到和收到。可见汉语实行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困难。……完全可以相信，在未来的新字母颁布以后，它之便于书写民族语言和定将得到普遍应用，比起今天闽南白话字之书写闽南话，一定还要简单便利多少倍。

.....

注一 白话字母ch，只用作i, o前的声母，而ts则用为a, o, o', u, ng前的声母。闽南话的[ts—st']在[i]前有[tɕ—tɕ']的倾向，因为没有纯然的[tsi—ts'i]，所以我们就用[tsi—ts'i]写[tɕi—tɕ'i]。

注二 白话字母[ts—ts']作ch—chh，1951年夏天闽南基督教举行全区大会，我建议他们援p—ph t—th k—kh之例，可改ch—chh为c—ch，得到他们一致的赞同。

（原载《中国语文》1953年7月号，
略有删节）

教会罗马字

黄典诚 李乐毅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来华传教士制订和推行的各种罗马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主要指基督教传教士用来翻译《圣经》和帮助教徒学文化的方言罗马字。

教会罗马字的产生和推行 教会罗马字产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那时海运开放，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他们为了使教徒很快能够阅读《圣经》，把它译成方言，用罗马字拼写。教徒们学会这种言文一致的方言罗马字后，不但可以读《圣经》，也用来学文化。

教会罗马字最早产生于福建厦门，厦门话罗马字又叫“厦门白话字”，于1850年制订。在这之后，陆续出现了宁波话、潮州话、海南话、兴化话、福州话、莆田话、客家话、上海话、台州话、建瓯话、温州话、官话（北京话）等方言罗马字。这些方言罗马字在各地推行了几十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出版过17种方言的《圣经》，销数达10多万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厦门白话字”，除了《圣经》外，还出版了《圣经故事》、《四书译注》、《闽南音圣诗》以及小学用的修身、历史、地理、生理、数学等课本，出版物总数在120万册以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外能使用“厦门白话字”的人，还有10万左右。

天主教会也做过一些罗马字的工作，在山东制订了山东话罗马字方案，出版有罗马字的《国民小报》和《教理问答》等

书报。在台湾省台南也出版了闽南方言的类似的书报。

教会罗马字在民国成立后不再盛行,因为中国制订了“注音字母”,兴起了国语运动。

“厦门白话字”方案简介 “厦门白话字”一共有23个字母,其中17个是单字母,5个是双字母,1个是三字母。

字母

a[a]	b[b]	ch或ts[ts]	chh或tsh[ts']	e[e]	g[g]
h[h]	i[i]	j[dz]	k[k]	kh[k']	l[l]
m[m]	n[n]	ng[ŋ]	o[o]	o'[ɔ]	p[p]
ph[p']	s[s]	t[t]	th[t']	u[u]	

这23个字母构成17个声母和41个单韵母。其中ts、tsh只拼a、o、o'、u, ch、chh只拼i、e, 但民间喜用ch、chh, 不用ts、tsh。

声母

p[p]	ph[p']	b[b]	m[m]	
t[t]	th[t']	l[l]	n[n]	
k[k]	kh[k']	g[g]	ng[ŋ]	h[h]
ch或ts[ts]	chh或tsh[ts']	j[dz]		s[s]

韵母

i[i]	u[u]	o[o]	o'[ɔ]
ai[ai]	au[au]	am[am]	ap[ap]
ang[aŋ]	ak[ak]	eng[eŋ]	ek[ek]

a[a]	e[e]	iu[iu]	io[io]
an[an]	at[at]	in[in]	it[it]
ong[on]	ok[ok]	iang[iaŋ]	iak[iak]
ie[ia]	iau[iau]	im[im]	ip[ip]
iam[iam]	iap[iap]	ian[ian]	iat[iat]
iong[ioŋ]	iok[iok]		
ui[ui]	un[un]	ut[ut]	
oe[ue]	oai[uai]	oan[uan]	oat[uat]

注：鼻化韵加ⁿ于韵母右上角，例如“上梁”为chiuⁿ—niu，非-p，-t，-k的促音用-h表示。

声调符号

阴平（无号） 阳平^ˊ 上声^ˋ 阴去^ˋ 阳去^ˊ

阴入（无号，加-p、-t、-k、-h） 阳入^ˊ（加-p、-t、-k、-h）

拼写举例

Lín tióh tùi bû-hoa-kó ehhiu ehhiú phî-jû; tng i ki
nŋg hiòh hoat ê sùi, chiū tsai hē-thiⁿ kún lah.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摘自厦门话罗马字《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

各种教会罗马字的比较 各种教会罗马字都采用了罗马字母（拉丁字母），而且都只用于拼写各地的方言，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各种教会罗马字的不同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①在用罗马字代替汉字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大多数推行

者主张用罗马字代替汉字,认为“为了大多数人,目前那繁难的书写方法,必须彻底让位给那更实用、更少图形化、用罗马字母来代替的拼音制度”,“我们全部希望有那么伟大的一天,到那时候,中国各部分的文盲将要能够用一种拼音文字阅读”,甚至认为“繁难的方块字是20世纪最有趣时代错误”。少数人主张把罗马字作为给汉字注音和帮助识字的工具,而不是代替汉字。例如宁波话的《马可福音书·序文》里说:“这一本《马可福音书》是用汉字和罗马字并排印的,为的是要帮助已识罗马字的人再学汉字。因其读罗马字时可以并看汉字,一个一个,一句一句,常用汉字渐都认识。若遇着了不认识的生字,就可以从罗马字里看这个生字是什么音,也能达到其中的意。”

②在方案的设计上存在不统一以至相互矛盾的现象。主要有:

a. 同音异符。例如同是[p]音,上海话拼写为an,莆田话为a, 同是[y]音,福州、建瓯、莆田拼写为u, 宁波、台州为ü, 上海为ui, 广州为ue。[ɿ], 上海用z, 如“思”作sz, 而宁波、台州不用任何字母,“思”作s。同是[ts]音,上海、宁波、台州、厦门、广州作ts,建瓯、福州、莆田作c。同是[p']音,上海、宁波、台州、广州作p',建瓯、福州、莆田作p,厦门、潮州、梅县作ph。

b. 同符异音。例如au在多数地方用于表示[au],上海却表示[p̚]。u在潮州音表示[ɯ],而在其他地方表示[y],an在上海表示[ɛ],在潮州表示[aŋ],在其他地方却是[an]。

c. 标调法不一致。首先是标调或不标调不一致,大多数地方是标调的,宁波、温州、台州却不标调。其次是所用的

标调符号不一致，例如同是阳平，在不同的方言罗马字中却分别用了 \、^、/、— 等 4 种符号。上海又与众不同，它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圈读法，用一个小半圆圈标在左上角和右上角旁边表示上声和去声，平声不标，入声用 -k 或 -h 表示。

d. 词的分写连写不一致。除了多音节的人名、地名用短横连起来，并且首母大写之外，其他的词语分写连写很不统一，不过，已经明显有了词的概念和按词连写的趋向。

教会罗马字对于中国后来的文字改革运动是有一定影响的。

参考书目

-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出版社，1948。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79。
黄典诚：《从闽南的“白话字”看出拼音文字的优点》，载《中国语文》，1953，7月号。

（原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2月
第一版）

还在民间使用的闽南白话字

许长安 李青梅

1987年10月，我们前往福建厦门、泉州、惠安、崇武等地调查闽南白话字。在调查中，我们亲眼看到了，这种已有130多年历史的汉语方言拼音文字——教会罗马字，至今还在闽南民间使用。

这种拼音文字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初，在宗教界广泛使用，教会外的人也有使用的。这种文字即使在很流行的年代也没有取代汉字，而是与汉字同时存在的一种拼音文字。据宗教界人士说，过去至少有100万人懂得闽南白话字。到现在，还约有17万人（包括台湾和海外）会用白话字。

在厦门的一个礼拜堂，我们看到了一些教徒捧着白话字《圣经》在做礼拜。在惠安，一位80岁的妇女信徒用流利的白话字写了她学习的经过，并拿出她妹妹当年用白话字写的信让我们看，她说她俩几十年来都是用这种白话字通信的。在崇武礼拜堂，平时有500多人做礼拜，其中有30多人使用白话字印的《圣经》。调查中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很流畅地为我们朗读了一篇白话字《圣经》。现在闽南各地都有礼拜堂，每个礼拜堂都有一些教徒使用白话字《圣经》，其中惠安县使用者较多，这个县共有12个礼拜堂，几乎全都使用白话字。农村40多岁的人普遍都会，因为有一些义务教员教授白话字。这种白话字，人们除了用于读《圣经》外，还用于写信、记事。有的跟国内亲人写信，有的跟国外亲人写信。有的人同时会

汉字，平时使用汉字，但跟不会汉字的亲人写信就用白话字。

为什么惠安县使用的人比较多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深入惠安县调查。原来，这是因为惠安县文化水平比城市低，文盲比较多，特别是妇女，所以有不少妇女信徒一直是用白话字读《圣经》。1986年，惠安县教会还办了一个白话字学习班，有20人参加学习，时间一个月，都是年轻汉字文盲。我们在厦门听说鼓浪屿礼拜堂也办过一期白话字学习班，但是效果不如惠安，因为参加学习的人大多有汉字文化。就在惠安县，惠南和惠东的情况也不一样，惠南文化水平较高，学白话字的人少，惠东文化水平较低，学白话字的人就比较多。在各地的座谈、访问中，他们都告诉我们，会汉字的人白话字就记不牢、读不快；而不会汉字的人都记得牢、读得快。这个事实说明汉语拼音文字是可以快速阅读的，问题在于熟练不熟练。

我们所调查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白话字好学好用。好学，短则一星期，长则一个月，就能掌握；再经过三、五个月至半年，就能熟练阅读《圣经》了。惠安县教会送给我们一种他们办班用的《字母课本》，从课本中我们发现，他们是采用“音素”和“词形”教学法，就是跟学外文一样，学了字母就拼音，不讲什么声韵母，省了许多麻烦；学了拼音就记认词形，不是现拼现读，记认词形是整个教学的重点。这种教学法比我们现在通行的那种分声母、韵母教的汉语拼音教学法简单得多，效果也好得多，很值得借鉴。好用，他们说，学了白话字，没有什么字（白话字）看不懂。也没有什么话写不出来，许多汉字写不出来的语词，白话字都能写得出来。这个奥秘在哪里呢？原来，白话字拼写的是地地道道的口语。白话字

又叫“话音字”，也就是口语字。闽南话有文读和白读之分，白话字全用白读音。只要会这种口语，也就什么字都看得懂，什么话都写得出。从这里我们感到，拼音文字的本质特征就是拼写口语，不能要求拼音文字拼写文言文。

不能拼写文言文，那么古代著作是怎么拼写呢？闽南教会的做法是先翻译成口语再拼写为白话字。在过去一百多年里，闽南教会不但用白话字翻译出版了《圣经》、《圣诗》等教会书籍和编写出版了天文、地理、历史、生理、数学等科学读物，而且还翻译出版了《四书集注》、《三字经注解》等古代著作。

拼写口语并不等于各人按各自的口音来拼写，而是有一个语音标准，这样才能保证文字的统一。闽南方言内部，语音并不完全统一，厦门、泉州和漳州的语音都有一些差异。闽南白话字是以厦门音为标准，但这并不妨碍泉州人和漳州人学习白话字，而是很自然地他们都能按照厦门音来读来写。调查中我们吃惊地看到，七八十岁的惠安妇女，讲的满口惠安话（属于泉州音），可是读起《圣经》，写起白话字，全是厦门话，这说明语音不统一并不是不可能实行拼音文字的；相反地，实现了拼音化才有助于促进语言的统一。

同音词问题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对此着重做了调查。闽南方言共有1879个音节（带调），比普通话多了约50%，这对于区别同音词当然是一个有利因素。但是闽南方言保留古汉语成分多，因而单音节词比普通话多；而且闽南白话字的分词连写不完善，后期的白话字连写偏少，例如“万物、只有、正月”都是分写，甚至“天父、众人、大人”也分写，这样无形中又增加了单音节词的数量。单音节词多，意

味着同音词也就多，所以闽南白话字的同音词是不少的。就是这样一种拼音文字，使用者居然没有一个说遇到过什么同音词混淆的问题。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经过了解，我们觉得关键有二：一是在于拼写口语，因为口语有避同音的机制，一般是不会有同音混淆的；二是使用完整的话，一般不出现单词独用，完整的话就有个语言环境。这跟汉字的使用情况很不一样：其一，汉字文章多数不是真正的口语，不避同音；其二，汉字个个有义，可以单字独用。用使用汉字的观念来理解拼音文字，当然就有一个同音词混淆的问题。所以拼音文字与其说是有个同音词问题，毋宁说是有个改变使用文字观念的问题。而这才是真正困难的。

闽南白话字因为不存在同音词混淆问题，所以没有分化同音词的设计，但是词有定型。定型手段有二：一是符号标调，全文标。闽南方言有 7 个声调，白话字使用 5 个调号，阴平和阴入无号，因为入声后加 -p, -t, -k, -h, 与阴平有别。我们在调查中问他们，不标调行不行，他们一致说不行，我们问麻烦不麻烦，他们都说不麻烦，很习惯。二是分词连写，用短横连接。我们看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写起来分连清楚，说明不是现拼，而是有词形观念，是在应用一种定型化的文字。

闽南白话字就它本身来说是一种成功的文字，它的实践说明了汉语可以采用拼音文字。但是汉字的传统势力非常强大，白话字终未超出教会圈。现在虽然还有些人在学习和使用，但是随着人们汉字文化水平的提高，使用这种字的人将越来越少。从闽南白话字的历史，我们深深感到，文字跟其

他工具不一样，不单有个方便与否的问题，还有个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的问题。尽管如此，闽南白话字在汉字改革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和研究。

闽南白话字翻译古籍的实践

许长安

闽南白话字在它流行的岁月里，除了用于翻译《圣经》、《圣诗》等教会书籍和编印天文、地理、数学、生理等科学读物外，还把触角伸向中国古籍，翻译了《四书》、《三字经注解》、《通鉴要略》等古代著作。

用闽南白话字翻译中国古代著作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了帮助教徒们学习汉字和中国文化，一个是为了用基督教的教义来“纠正”儒家的学说。过去，闽南白话字虽然在教会里普遍使用，但是在教会以外的中国社会是汉字的海洋，教徒们学了白话字，只能读白话字著作，遇到汉字，仍然是文盲。为了适应生活在中国社会这个大环境，学习汉字和中国古代文化，就成了中国教徒的需要。但是，中国古籍，其内容（主要是儒家学说）多与基督教教义相抵牾。因此，翻译中国古籍，用基督教教义“批判”儒家学说，也成了教会的一种需要。《三字经注解》的作者维饶理在《论三字经本文的体统和三字经新撰白话注解》一文里讲得很明白，他说：“中国的书所议论的事情有许多都不合上帝的真理，所以教会如不谨慎分别除去这个不正确的教示，就会使人迷惑。在学校里如免不了要用孔子的书，就应该改正它的不合。这本《三字经注解》就是要让人知道上帝的真理和圣贤的教示有什么不一样。”

根据上述目的，教会在翻译中国古籍时采用了如下三个

做法：

一是**注音**。就是用白话字给汉字注音，帮助学习汉字，这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注音识字。白话字注音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注的是文读音。闽南方言有文读和白读之分，旧时读书，朗读时用的是文读音，解说时用的是白读音。闽南白话字本来是拼写口语的，也就是拼写白读音。但是给古籍注音，用的却是文读音，这说明目的是为了学汉字。例如《大学》在全文的汉字上头注的就是文读音^①。而《三字经注解》除了注文读音外，同时还附有字音解说，这种字音解说用的是白读音^②。

二是**解说**。就是口语翻译，都是用白读音，闽南话叫做“白话解说”。《大学》这篇的标题就注明了“字音解说”的字样。“字音”是指给汉字注音，“解说”就是口语翻译。例如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这样“解说”的：“大学所学的道理是怎样？一项在于咱们能明白本身光明的德，一项在于咱们能给百姓换作新的，一项在于咱们能歇在极好的地方。”又如《三字经注解》开头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解说”是：“在人的起头，他的性本然好，他的性大概相近，后来因为所学不同才相离远。”这种“解说”（口语翻译），因为都是口语，一读就明白，对于理解古文效果很好。

三是**评述**。对于不合教会教义的儒家学说进行“批判”，同时阐述教会的教义。《三字经注解》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深入

①见本书第69页插图。

②见本书第70页插图。

细致。例如对于“性本善”，《三字经注解》评述说：“三字经记载的这个教示是不合上帝的真理的。圣书的教示是这样讲的：咱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原本是完满的好人，后来有魔鬼迷惑了他们的心，失去了他们好的本性。他们的罪恶连累着万世代的后裔，所以人人出世都是带罪来的，没有一人无罪。好在救主耶稣降临到这个世间，要从头生入的心，使他们重新得到新的心性，才能欣慕好的；怨恨坏的；也能疼爱上帝和疼爱别人，像本身一样。”《注解》还引用荀子的《性恶篇》，说荀子曾经说过：“如果人的本性是好的，就不必用礼义和法度作准绳来约束他了。如果除去礼义和法度，人的坏本性就立刻显现出来。可见人的本性是坏的，不是好的。”《注解》说，荀子的性恶论是符合《圣经》的道理的。

闽南白话字翻译中国古籍的实践，就我们所知还不很多，但它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首先，用白话字给汉字注音是学习汉字的好办法。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很多汉字文盲教徒就是通过白话字学会汉字的。这种注音识字的方法对于初学文化的儿童，效果更好。《三字经注解》的作者就说过：“中国很早就出过好几种《三字经》的注解，但是这些书对儿童用处不大，因为他们识的字不够多。好在白话字有最大的帮助作用。学这种字只要一两个月，以后就不要老师常常来教，不论什么书只要是用白话字写的都能自己读。所以这个新的款式的注解可以有益于人。”

其次，白话字翻译古籍的实践说明拼音文字有利于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一方面，把重要的古代典籍翻译成白话字，使不懂汉字的人也能了解古代文化；另一方面，通过白话字学习汉字，掌握汉字，使更多的人能够直接看懂古文。所以，

白话字不但不影响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而且有利于古代文化的普及。美国传教师Rev. M. Hubber曾经说过：“彻底精通旧文字的学者，在将来的一个长时期中必须继续用方块字作古典学问的研究。但为向一切人有效地打开知识的大门，无疑地罗马字拼音是一把钥匙！”^①我们从白话字《四书》和《三字经注解》中的汉字注音可以看到，这种古籍翻译，目的是帮助学习汉字和中国古代文化，并没有要用白话字取代汉字的企图。

第三，用现代口语翻译古籍是普及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重要途径。白话字翻译古籍有汉字注音、口语翻译等做法，重点是口语翻译。只有口语翻译，才便于普及。《圣经》的普及，跟它翻译成现代口语是分不开的。中国历来有整理古籍的传统，但着重于校勘注疏，不注重通篇的口语翻译，所以不易普及到广大群众。如果要普及到广大群众，现代口语翻译恐怕是不可少的。因此，早就有人提倡用现代汉语普通话翻译古籍，林汉达和倪海曙等先生还进行了古文和古诗的翻译实践。近些年来台湾省已开始对古籍进行系统的翻译工作，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①转引自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第18页。

闽南白话字的分词连写*

凌远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入了中国，西洋传教士蜂拥而来。为了翻译《圣经》、传播宗教的需要，西洋传教士先后拟订了我国各种方言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这就是所谓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流行较早、传播较广的是厦门话教会罗马字。因为它是拼写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白话音的，所以一般便叫它为“闽南白话字”，也有人叫它为“话音字”。

闽南白话字大约是在1850年前后开始传播的。据说，曾经出版过许多闽南白话字的书籍，不仅有基督教的经典《新旧约圣经》，而且有《四书》《通鉴要略》等古籍，还有天文、地理、历史、数学、护理学等教科书和科技读物。根据黄典诚先生50年代初所提供的材料，估计100年来用闽南白话字翻译和编写的各种读物在40万册以上。当时国内外还有大约10万人左右能够应用闽南白话字。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侨眷使

* 本文曾请周有光、黄典诚两位先生看过。黄先生还作过一些修改。白话字读物的调查工作还得到了泉州幼师王建设同志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用白话字和海外亲友通信。^①

从我们看到的一部分闽南白话字读物来看，闽南白话字早就已经开始实行分词连写了，只不过是连写的音节之间加短横就是了。为了了解闽南白话字分词连写的情况，我们选择了几种比较早期的读物（19世纪80—90年代的），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现在把调查的初步结果归纳整理出来，也算是一个资料，供研究者参考。

本资料按词类分为10类：（1）名词、（2）动词、（3）形容词、（4）数词和量词、（5）代词、（6）副词、（7）介词、（8）连词、（9）助词和叹词、（10）熟语。各类又根据词例归纳为若干小类。

因为所调查的读物中各类词例出现的多少不同，所以本资料所列举的例词也有多有少，而且只能是举例性的。考虑到篇幅和排印等问题，例词一律只用汉字写出；不过所用汉字是专为注音的，有的是方言字，因此，有一些汉字将与其原义不同或者不尽相同，后面都加括号注明意义。例词不论有几个汉字，只要是连在一起的，闽南白话字就是连写的，中间画斜线的表示分写。

调查的读物有：

（1）《出埃及记》（厦门方言圣经单行本），1880年，伦敦出版。

（2）《但以理》《俄巴底亚书》《约拿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见厦门方言圣经选集《但以理》等13种，1883年，伦敦

^① 参看黄典诚《从闽南的“白话字”看出拼音文字的优点》（1953年7月号《中国语文》）、《闽南方言拼音化的传统和经验》（1980年第1期《语文现代化》）。

出版。

(3)《地理头绪》，1888年，厦门出版。

(4)《天文地理略解》，1892年，厦门出版。

(5)《中国纲鉴撮要——太古至秦代》，1892年，厦门出版。

(6)《亚非利加洲志》，1894年，厦门出版。

(7)《中国纲鉴撮要——太古至清代》，1896年，厦门出版。

(8)《地势略解》，1897年，厦门出版。

(9)《锻炼婴儿好的习惯》，无出版时间和地点。

(10)《地理教科书》(卷一)，无出版时间和地点。

1. 名词。

1.1 单纯名词。

单音词。人、马、天、山、厝(屋)、树、金。

多音词，连写。葡萄、橄榄、玛瑙、和尚、欧罗巴、哥伦布、喜马拉雅。

1.2 合成名词，连写。

声音、朋友、书册(书本)、啖食(吃喝)、远近、冷热、光暗(明暗)、悬下(高低)、车马、天地、冥日(昼夜)、父母、翁姥(夫妻)、左右、顶(上)下。

乌云、高山、青睞(瞎子)、手骨(臂膀)、头毛(头发)、车轮、水牛、京城、鸡卵仁(鸡蛋黄)、火熏车(火车)、礼拜堂、天主堂、姪姥团(女儿)、狮公(雄狮)、鹿母(母鹿)。

天光(天亮)、年老。

用大、小(细)等修饰合成词时，分写。如：大/沙漠、

大/火熏船(大轮船)。修饰单音节的单纯名词时则有分有连,不完全一致。

1.3 名词加辅助成分,连写。

鸟仔(鸟儿)、明仔早(明早)、金链仔(金链子)、日头(太阳)、暗头(初夜)、使者、牧者、天文家、老爸(父亲)、老母(母亲)。

1.4 重叠名词,连写。

时时、日日、年年、人人。

1.5 “逐”和“每”的写法。

(1) 后加单音词连写:逐人、逐日、逐兮(每个)、每年、每日。

(2) 后加复音词分写:逐/礼拜、逐/埠头(商埠)、每/点钟、每/三年。

1.6 专有名词。

(1) 专有名词的几个词儿,只有第一个词儿开头的字母大写(汉字左上角的圆圈表示大写,下同)。

°万里/长城、°万国/公报、°以色列/族。

(2) 姓名的写法。

姓氏和名字分写,开头字母大写。

°刘/°邦、°洪/°秀全。

称呼、尊称等,单音节的连写,多音节的一般分写,开头字母大写。

°孔子、°秦/°始皇。°圣/°约翰/°先生。

(3) 地名的写法。

地名中的单音节专名和通名连写,多音节的专名和通名分写。

°中国、°大清/国、°法兰西/国、°江苏/省、°开封/府、°忻县、°宝鸡/县、°燕城、°天津/城、°亚细亚/洲、°闽江、°黑龙/江（但“扬子江”连写）、°黄河、°尼罗/河、°红海、°日本/海、°波罗的/海。（但“地中海”连写）°乍得/湖、°贝加尔/湖、°天山、°喜马拉雅/山。°台湾/海屿、°马六甲/海腰、°孟加拉/海湾、°亚丁/海口。

（但是，专名和通名“洋”连写：°太平洋、°大西洋。）

1.7 方位词。

（1）单纯的方位词和前面的名词连写。

天上、地下、火中、书里、门外、面前、身边、腹肚内、头壳顶（头上）。

（2）合成的方位词和前面的词儿分写。

土地/内面（里面）、经线/顶面（上面）、百姓/中间、降生/以后、°亚非利加/以外。

（3）单纯的方向词，第一个字母大写（早期的读物是小写，下同）。

°东、°南、°西、°北。

（4）合成的方向词和由方向词组成的合成词连写，第一个字母大写。

°东面、°西势（面）、°南盼（边）、°北斗星。

但是，联合结构的合成方向词，每个音节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后附其他语素分写。

°东°北、°西°北/风、°东°南/势（面）。

（5）合成词前加方向词，有的分写（主要是19世纪80年代的读物），有的连写（主要是90年代的读物）。

分写：°南/温道、°北/圆线、°东/半球。

连写：°南温道、°东半球。

(6) 地名前面加方位词分写，二者第一个字母都大写。

°上/°坚尼/国、°南/°直隶、°南°北/°亚美利加/洲。

(7) 单纯的朝代名前面加方向词连写，第一个字母大写。

°南宋、°东晋、°西汉、°西楚。

(8) 合成的朝代名前面加方位词分写，二者第一个字母都大写。

°后/°五代、°东/°晋朝。

2. 动词。

2.1 单纯动词。

(1) 单音词：看、学、听、说、行(走)、去、拍(打)。

(2) 多音词连写。吩咐、婀娜(称赞)、伙伴(玩耍)。

2.2 合成动词连写。

学习、帮助、锻炼、运动、呼吸、包含、看见、分开、养成、相打、偷看、咒誓(发誓)。

2.3 重叠动词连写。

行行(走走)、见见。

2.4 动词和时态助词“了、咧(着)、着”，连写。

行(走)了、出世了(诞生了)、企(站)咧、拍(打)着。

但是，表示现在进行式的合成词“罛咧”或“拄咧”“拄仔咧”时，跟动词分写。如：雪/罛咧/落(正在下雪)、我/拄咧/睏(我正在睡)。

2.5 动宾结构的动词中间插入其他词儿的时候，分写。

落(下)/大/雨、见/他/的/面、读/这/本/册(书)、
食(吃)/毛(没有)醉/的/饼。

2.6 动词加趋向动词连写。

拿来、落(下)去、浸入、吐出、升起、赎回、跪落去
(下去)、看出来、掀起来、流入去、起出去。

2.7 合成趋向动词插入宾语时，分写。

豁落(扔下)/火炉/去/烧死、透入/房/来。

2.8 重叠动词插入合成趋向动词时，分写。

翻来/翻去、走(跑)来/走(跑)去。

2.9 动补结构的动词连写。

攻破、烧掉、害死。

2.10 动词和补语之间插入“遣”(得)、“会”或“𨵿”(不
会)，分写。

食(吃)/遣/饱、淋(饮)/遣/醉濛濛(醉醺醺)、食
(吃)/会/饱、用/𨵿/了。

2.11 判断词“是”的写法。

(1)判断词“是”分写，否定式连写。

空气/是/什么？海水/是/咸/兮(的)、我/唔是(不是)/先
知。

(2)“是”和前面的“就、总、也、抑(还)、拢、若”等连
写。

就是、总是、也是、抑是(还是)、拢是(全是)、若是(如
果、假如)。

3. 形容词。

3.1 单纯形容词。

(1)单音词:悬(高)、大、长、远、圆、乌(黑)。

(2)多音词连写:混沌。

3.2 合成形容词连写。

聪明、阔(宽)大、乌(黑)暗、清凉、闹热(热闹)。

3.3 单音形容词“大、细(小)”后面加量词组成的合成词,连写。

大条[河]、大粒[球]、细支[角]。

3.4 重叠形容词。

(1)单音形容词重叠连写。

紧紧(快快)、侖侖(多多)、水水(美美)、蠢蠢(傻呆)。

(2)多音形容词重叠分写。

欢欢/喜喜、混混/沌沌、红红/烧烧(烫烫)。

(3)单音名词、动词、形容词后加叠音的合成形容词分写。

水/漉漉、飞/悬悬(高高)。

3.5 名词、动词、形容词后面加结构助词“兮”(的),分写(早期的读物连写)。

百姓/兮、写/兮/字、热热/兮。

3.6 词组后加结构助词“兮”(的),分写(早期的读物连写)。

走路/兮/人、有/智慧/兮/心、对(在)/日球(太阳)/月球/兮/中央。

4 数词和量词。

4.1 单纯数词。

一、二、三、十、百、千、万、亿。

4.2 合成数词的写法。

(1)一到九后加“十、百、千、万、亿”连写。

二十、三百、六千、四万、七亿。

(2)“十一”到“九十九”连写。

十一、八十七、四十三。

(3)合成数词后加“万、亿”分写。

六十/万、七十四/亿。

4.3 量词的写法。

(1)单纯数词和量词一般连写。

两丈、二尺、三寸、两斤、十步、五度、六两、四倍、
两顷、七粒、一间、四条、三座、五兮(个)、三支、九盏、
二次、一垛(块)、两国、两县、八年、三日、五天、六点、
两月。

(2)但是，双音节量词分写。

一/汤匙、两/点钟、两/礼拜、五/大洲、两/半球、一/周
围。

(3)合成数词和量词一般分写。

八十七/度、九百/里、七十八/年、九十/日、十二/点钟。

(4)省略数词“一、百、千、万”和量词时，一般连写。

丈五(一丈五尺)、千五/里(一千五百里)、尺半(一
尺半)、一万五/里(一万五千里)、二寸半。

4.4 次第数词的写法。

(1)表示次第的“第”和数词一般连写。

第一、第二十、第二十五。

但是，用“头”表示“第”时，一般分写。如：头/一年、
头/一摆(次)；用“初、元”表示“第”时连写。如：初一、元

年。

(2) 次第数词和后面的量词，一般分写。

第三/项、第十五/课。

4.5 分数的写法。

(1) 五分/一（五分之一）、百分/五（百分之五）。但也有连写：四分一（四分之一）、三分二（三分之二）。

(2) 十分/号(的)/一分、三分/号(的)/两分、四分/号(的)/三分。

4.6 概数的写法。

(1) 两个相邻的单纯数词连用，一般连写。

两三/项、六七/月、六七十/号(个)、十四五/代。

(2) 数词后加“外(多)、连(零)”分写。

十一/丈/外、两百/外/粒、三千/外/里、两百/连/八里、一千/连/八十/里。

但是，“一十”、“一百”、“一千”、“一万”省略数词“一”时，和“外”连写。如：十外/号(个)、百外/号(种)、千外/里。

(3) 数量词前加“几若”(好几)分写。

几若/国、几若/摆(次)、几若/千/人。

4.7 数量词组成合成词的写法。

(1) 合成词连写。

一概、一半、一统、大半、半边、半圆、四面、万物、万国。

(2) 用数字概括的略语连写。

五谷、五脏、三皇、五帝、四书、五经。

(3) 重叠数量词分写。

一层/一层、一滴/一滴、一日/一日。

5. 代词。

5.1 单纯代词。

我、汝(你)、伊(他)、佢(我们)、恁(你们)、个(他们)、伯(咱们)、只(这)、许(那)、啥、几、若(多少)。

5.2 合成代词连写。

家己(自己)、别人、什么、底落(哪儿)、怎样、按呢(这样)。

5.3 代词后的结构助词“兮(的)”分写。

我/兮、汝(你)/兮、伊(他)/兮、家己(自己)/兮、别人/兮。

(早期的读物结构助词“兮”是连写的,以后的读物都分写。)

5.4 单纯代词“只(这)、许(那)、噯(这里)、嚟(这样)、嘅(那样)后加别的词儿时,有的连写,有的分写。

连写:只兮(这个)、许兮(那个)、只时〔阵〕(这时)、许时〔阵〕(那时)。

分写:只(这)/粒/柑、许(那)/条/河、只(这)/所在(地方)、嘅(那样)/大/兮(的)/厝(屋)。

5.5 单纯代词“几、若(多少)”和后面的词儿,一般连写。

几年、几样、几里、几百/丈、若久、若侪(多)、若远、若悬(高)。

6. 副词。

6.1 单纯副词分写。

邊(到)/夏天/就/毛(没有)/水、內地/也/有/挤挤(很多)/河、拢/毛(没有)/烧着、各(又)/有/百外(多)/号(种)/兮(的)/鸟仔(儿)。

6.2 合成副词连写。

困(儿子)/已经/出世啦、连边(马上)/吩咐/人、百姓/渐渐/改换/否(坏)/风俗、约略/算、大略/讲、众人/拢总/平安、常常/看见、干凋(只)/对(在)/悬悬(高高)/兮(的)/地/有/落(下)雪、拄拄(刚刚)/对(在)/日球(太阳)/月球/兮(的)/中央、汝(你)/合(跟)/我/相合(一起)/去、本然(本来)/兮(的)/意思、凋(干)地/只有/四分之一。险险(差点儿)/饿死。

6.3 副词和结构助词“仔(地)”连写。

略仔(稍微地)、拄仔(刚刚地)、匀匀仔(慢慢地)。

6.4 程度副词和形容词分写。

较/要紧、真/欢喜、不只(相当)/紧(快)、第一(极)/好。

但是，单音程度副词“较”、“真”修饰单音形容词时，有的分写，有的连写。

6.5 否定副词“唔(不)、毛(没有)”的写法。

(1)“毛(没有)”和后面的词儿分写。

毛/人、毛/食(吃)、毛/要紧、毛/若久(多少久)。

(2)“唔(不)”和后面词儿的写法。

和单音词连写(早期分写)：唔使(不可以)、唔知。

和复音词分写：唔/欢喜、唔/知影(知道)。

7. 介词。

介词一般分写。如：

记/肄(册(书)内、久久/肄(在)/只(这)/所在(地方)、
共(对、向)/众人/讲、对/动工/遵/完工、用/石头/拍(打)/
我、比/海面/较/悬(高)、除/°亚非利加/洲/以外、照/汝(你)/
兮(的)/话/来/行。毛(没有)/互(被)/雷/拍(打)死。

8. 连词。

(1)单音连词分写。如：

出产/香料/合(和)药材、若/生/男子就/共(把)/它/害
死、也(又)/啖(饮)/也(又)/食(吃)、若(越)/行(走)/若
(越)/阔。

(2)复音连词连写。如：

因为/冬天/兮(的)/水/真(很)/深、所以/船/驶/舢
(不会)进、虽罔(虽然)/各地/细细(很小)、地球/是/行(走)/
兮(的)/星、抑是/定定(不走)/兮(的)/星?不论/远/抑(抑是)
/近、若是(如果)/偷/牛/羊、唔若(不但)/细汉(小孩)/兮
(的)/时/肄(在)/学内(学校)/读册(书)/若定(而已、罢了)、
就是/一生/着(要)/出力/学习/世间/逐项/兮(的)/事物。

9. 助词和叹词

9.1 语气助词的写法。

(1)单音语气助词和前面的词儿有的连写，有的分写
(19世纪80年代的读物主要是连写；90年代主要是分写。不
过“吗”，各种读物都分写)。

有/六七/百年/久啦！只兮(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豁
落(扔下)/火炉里/烧/吗？

(2)多音语气助词连写，和前面的词儿分写。

只有/浅浅/兮(的)/溪水/若定(罢了)。

9.2 拟声词的写法。

叠音拟声词后面所带的单音动词，分写。

哗哗/吼、吱吱/颤。

10. 熟语。

(1)四字熟语分写。

国泰/民安、天乌/地暗、万事/如意、天地/万物。

(2)其余的熟语按词分写。

食(吃)/遭(到)/老，学/遭(到)/老。

二

我们知道，闽南白话字的创制是为传播基督教服务的。因此，应该说，闽南白话字跟我们所说的文字改革是性质不同的问题。但是，闽南白话字方案作为拼写汉语闽南方言的一种工具，不仅在教会的范围内使用它，而且教会以外的一般群众也有的运用它来记事和通信。所以闽南白话字在一定范围内事实上起着拼音文字的作用。正因此，所以是很值得研究的。就以闽南白话字的分词连写来说，对我们无疑是有启发的：

(一)前面说过，闽南白话字的连写音节之间是加短横连接的。这从分词连写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不够完备的。所以人们对它并不十分满意，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写法“仍是逐字分开”，字和词儿不分，因而不是“正办”。^①但是对

^① 见《新青年》五卷四号。

问题不能笼统而言，要作具体分析。首先，应该看到，音节之间加短横连接的办法，虽然不够完备，或者说不够彻底，但是却能使词儿的音节界线非常清楚。毫无疑问，这对于初学者是有益的。特别是我们长期使用方块汉字，缺乏拼音的习惯，因此从心理上和习惯上看，这种写法还是会受到欢迎的。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开创者之一的卢懋章虽不满意闽南白话字，而另创制一套“切音新字”，但是却完全接受了词儿各音节之间加短横的分词连写办法。其次，这种加短横连接的办法既非全连，又非全分，所以有人说它是“半连写”。显然，这跟按照一个个方块汉字书写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前提还是分词连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语言科学已开始传入我国的事实，因此参与创制闽南白话字和翻译、编印闽南白话字读物的一些地方上的知识者，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已经有了一些语法概念，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分词连写了。这种分词连写的实践，出现在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语法的专著《马氏文通》出版前20多年（这里只以所看到的1880年出版的读物算起），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对以后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另外，这种加短横的写法，在任何一种拼音文字正词法中也都是分词连写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

（二）闽南白话字的分词连写虽然还是雏形，不仅各种读物的写法不尽相同，而且甚至同一读物的前后也不一致；同时分词连写不恰当的地方也不在少数。但是，从总的看，闽南白话字的分词连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乱写，而是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则或习惯。大多数多音词（特别是双音节词）的划分比较一致，出入不大。这正是闽南白话字分词连写的总

趋势。这种大多数多音词连写较一致的事实充分说明，汉语固然适合用方块汉字一个一个地书写，同样也完全可以用拉丁字母拼音分词连写；而且，分词连写在技术上的困难也绝不是不可克服的。

（三）当然，所谓分词连写问题可以解决，并不是要否定分词连写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更不是说是轻而易举的事。相反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要认真对待的。从闽南白话字分词连写的实例看，有好些写法前后有所变化，且不说这种变化结果的正确与否，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分词连写的办法是逐渐发展形成的，分词连写习惯的确定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分词连写规则的制订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四）闽南白话字的方案设计并不复杂，除了规定使用拉丁字母、鼻化音的表示、声调符号和多音节词儿之间加短横连写之外，别无其他特殊规定。但是读起它的读物来却完全能懂，原因何在？看来重要的因素是，它是按照口头语言来写话，不脱离活的口头语言，不跟方块汉字走，不受方块汉字的束缚，即使是成语典故，也不受限制，都要按口语改写，或者加注释（如“焚书坑儒”就用括号加注说：“‘焚’解释是烧，‘书’是册，‘坑’是陷坑，‘儒’是读册（书）人，就是书册烧掉，读册（书）人豁落（扔下）陷坑。”）这种不受汉字束缚，以活的语言为根据的做法，很有特点，很有道理，对我们也不无启迪。

南洋华侨中最早流行的 厦门话拉丁化

Y. G.

偶然看到华侨鲁白野著的《马来散记》(星洲世界书局出版, 年份不详; 从书中谈“蛇年”来说, 可能是1953年出版的)。书中有不少关于华侨历史的资料, 其中一段谈到马来华侨中最早流行厦门话拉丁化的情况, 摘录如下:

“马来亚的峇峇(baba)文学又有一个特点。他们不但也从事翻译工作, 他们又创造了第一个厦门话拉丁化的方案, 把三国水浒用拉丁化厦门话翻印出来。这件事, 也许是连国内在搞中国话拉丁化运动的人们也想像不到的。以后外国天主教士到华传教, 就是使用这方案学习厦门话的。”(原书56页)

[引者按: 峇峇就是土生华侨的意思, 他们创造的文学称为峇峇文学。上文“天主教士”可能是基督教或新教教士之误。]

“峇峇马来文和纯粹的马来文也有许多差异点……主要的是: (一)容纳了许多连马来人都不懂的厦门话。……(四)许多成语是从中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五)峇峇马来文一律用拉丁字母拼音, 绝对不用阿拉伯字母。”(原书57—58页)

“峇峇文学最先发源在17世纪的爪哇, 以后又有坤甸、邦加勿里洞、马六甲、檳城等地的峇峇文学的产生。”(原书54

页)

作者没有说明这个厦门话拉丁化方案是什么时候创制的，也没有介绍它的具体内容。它是厦门话的“第一个”方案，也就是1850年前后在厦门开始流行的“语音字”的前驱，这一点大致是可信的。

作者在书中说到美国传教士马礼逊在1815年在马六甲开办英华学院的历史。马礼逊是最早到中国来的新教传教士，在他以前来的都是天主教传教士。马礼逊曾著《英华文法入门》，《中文法纲》等书；他拟订了最早的汉语罗马字新教方案，也就是威妥玛方案的前身。英华学院无疑是最早酝酿方言罗马字的所在。厦门话的“第一个”方案也可能是发源于英华学院的。

(原载《文字改革》1962年第11期)

新发现的另一种闽南白话字

D. ch.

关于闽南的白话字（即厦门话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已经有人写了介绍的文章。但大家所知道的，只是基督教传教士拟订的一种，另外一种天主教传教士所拟订的，却还不曾被人家发现。现在我想介绍一下这另一种白话字的内容，并简单说明有关这方面的读物。

据说在明朝末年，西班牙人就到福建漳州东乡后坂社来传设天主教。他们到闽南来传教虽然比基督教的人早得多，但就现在有的材料看来，他们拟订白话字似乎反比基督教慢得多。

天主教一向是鄙视基督教的，他们说基督教是裂教。但就拟订白话字一点来说，闽南天主教无疑是向基督教学习的。为什么鄙视它而又要学习它？道理很简单，白话字的影响太大了，效果太好了，他们不学习就要落后于所鄙视的对方。

基督教的白话字到1927年前后就衰落下去，但天主教的白话字却当抗日战争发生那一年（1937）还在香港印出一本多至790页的《华班辞典》（Diccionario Chino-Español）。可见天主教白话字在当年还是盛极一时的。

虽然天主教从基督教接受了白话字，但它仍作了一番修订：首先天主教和基督教采用了不同的地方方言。基督教白话字用的是厦门音，而天主教白话字用的却是漳州音。这和他们最先传教的地点大有关系：基督教100年前初到闽南的

地点是厦门新街；而天主教，像上面说过的，300年前首先到达的地方是漳州后坂社。

现在比较两种字母表于下：

因此，在字母设计方面，两者之间不能不有一些差别。

基督： a b ch^① chh e g h i j k kh l m

天主： a b ch chh ie e g h i j k kh l m

音标： [a b ts tsh e e g h i dz k kh l m]

基督： n ng o o' p ph s t th u

天主： n ng o^② o p ph s t th u

音标： [n ŋ o o p ph s t th u]

从上面字母表看来，出入的地方只有两个。

(a) 基督教白话字只有e，而天主教白话字却有e、ie的不同。为什么要这样？原来这正是厦门音和漳州音不同的反映。厦门音有[e]无[ɛ]，所以基督教白话字单用一个字母e就可以表示了；漳州音[e]之外还有[ɛ]（大约厦门读音[a]=话音[e]到漳州就是不分读音话音的[ɛ]），因此，天主教白话字不得不以e为[ɛ]，以ie为[e]。

(b) 基督教白话字o[ɔ]天主教白话字作ó，天主教白话字o[ɔ]基督教白话字作ó。这样的掉换初看好像没有什么道理，但仔细一想，天主教的修订是有根据的。固然漳州[o]和厦门[o] [ɔ]是完全没有矛盾的，但是基督教白话字既然写[ɔ]为ó，照理应该：

“姑”=kó[kɔ]，“工”=kóng[kɔŋ]，“国”=kók[kɔk]

① ch-chh或体作ts-tsh。

② ó台湾台南罗厝庄出版物作o。

而事实上,“工”“国”里面的 \circ 却省去了一点。天主教人大约认为这样是不科学的,索性以 \circ 为 $[\circ]$,那么连“姑”里的 \circ 也可以不要一点了。这样改,虽然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我看没有必要。因为 ong, ok 之外不可能再有 $\acute{\text{ong}}, \acute{\text{ok}}$,不改也不会发生误会。

以上是从字母表上看出来的不同,底下我们再谈一些字母表上看不到的差别。

(a) $\text{eng} \rightarrow \text{ieŋ}$ 这是和前面所讲的 $\text{e} \rightarrow \text{ie}$ 有关系的。天主教白话字既然以 e 为 $[\text{ɛ}]$,那么对于“英”“影”“应”“营”“咏”等就不能像基督教白话字写为 eng 而须改作 ieŋ 了。同样地,“益”“译”等也是由 $\text{ek} \rightarrow \text{iek}$ 了。

(b) $\text{ian} \rightarrow \text{ien}$ 这大概是受威妥玛式的影响的,北京音 \mid 马,威妥玛式正是作 ien 。如果根据北京音 \mid 马作 ien 也未尝不可,因为北京“烟”“延”“演”“燕”里的主要元音确实不是 $[\text{a}]$ 而是 $[\text{ɛ}]$ 。可是在闽南,特别是漳州,在“烟”“演”“燕”“谒”“延”“衍”“页”等字里,主要元音明明是 $[\text{æ}]$ 不是 $[\text{ɛ}]$,为什么要用 e 写它呢?何况现在《汉语拼音方案》也是 \mid 马 $=\text{ian}$,那么, $\text{ian} \rightarrow \text{ien}$, $\text{iat} \rightarrow \text{iet}$,就更没有必要了。

(c) $\text{ng} \rightarrow \text{ui}^n$ 这是受了方音不同的影响。因为凡闽南读音 oan ,厦门话音 ng ,漳州话音就变为 ui^n 。因此“园门”基督教写为 hâŋ-mâŋ ,天主教写为 $\text{hâi}^n\text{-mûi}^n$ 。

(d) $\text{iong}(\text{部分}) \rightarrow \text{iang}$ 这也是受了方音不同的影响。凡厦门读音 $\text{iong}=\text{北京}(\text{i})\text{ang}$,到漳州也是 iang ,因此“商量”,基督教写为 siong-liông ,天主教写为 siang-liâng 。同样的道理,凡厦门读音 $\text{iok}=\text{北京}(\text{yue}(\text{或} \text{uo}))$,到漳州就要改为 iak 。因此,“约略”,基督教写为 iók-liók ,天主教写为

iák-liák。

由于两种白话字的对象是两个大同小异的地方方言，所以在具体书写的时候，不但语音方面有点分歧，就是语法词汇也都不能例外。这是方言比较研究的范围，我们这里不再多谈了。

很奇怪，天主教的白话字虽然以漳州方言为对象，但在漳州，我从来没看过这种东西。我现在所看到的读物有三种：

(a) 《Kó-Sú-Liok》(古史录) 1913

(b) 《It-Bók Liáu-Jiân》(一目了然) 1910

(c) 《Siên-Sieng Hok-Chiong》(善生福终) 1912

这些书都是台湾台中武西保罗厝庄天主堂用活版铅字印行的。编书人姓甚名谁都没有写出来。但书里都声明“Lê Chú-kàu ín-chún” (黎主教允准) 字样。

这些书如同基督教白话字的一切书一样，全书从头到尾，都没有注上一个汉字。真正做到彻头彻尾都用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完全可以达成书面交际的任务，这些都是坚强有力的证明。

如同基督教白话字出有字典一样，天主教白话字也出了字典。我看到的这一本《华班字典》，是1937年香港印的，编者是Fr. Francisco Piñol Y Andreu, O.P. 这是按闽南方音音序编成的一部字典，每音先列汉字单字，单字下列出方言词。逐字逐词先用白话字注音，然后再用西班牙文解释。例如：第89页“钱”字下面一条：

钱头乏 Chiⁿ-thāuhāt Andar escaso de mosca, estar
a la cuarta pregunta.

这恐怕是传教士所编的最后一本的闽南音字典。它虽是为传教士学习汉语闽南方音而写的；但依我看，要研究漳州方言（包括流行在台湾省的漳州话），这本字典是值得参考的，因为它所搜罗的词汇是比较丰富的。

谁都知道，研究汉语拼音史，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是有意义的。而要研究汉语拼音史，闽南白话字的材料也是应该注意到的。为此我写了这篇短短的介绍另一种闽南白话字的文章。

（原载《文字改革》1959年第4期）

闽南白话字部分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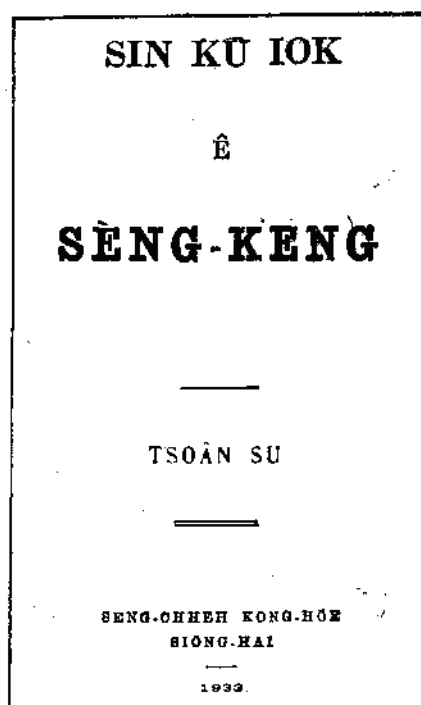
- | | |
|-------------------|--------------------|
| 1. 新约 (1910) | 18. 以西结的书 (1882) |
| 2. 新约 (1935) | 19. 圣诗 (附调) (1882) |
| 3. 新约 (1940) | 20. 圣诗 (1951) |
| 4. 新旧约圣经 (1933) | 21. 诗篇 (1932) |
| 5. 旧约选录 (1933) | 22. 基督福音诗歌 (1930) |
| 6. 利未记 (1881) | 23. 基督福音诗歌 (1931) |
| 7. 民数记录 (1881) | 24. 福音诗歌 (1945) |
| 8. 申命记 (1883) | 25. 基督教诗歌 (琴谱) |
| 9. 约书亚记 (1895) | 26. 基督徒诗歌 (琴谱) |
| 10. 士师记、路得 (1883) | (1919) |
| 11. 撒母耳记 (上、下卷) | 27. 基督徒军歌 |
| (1881) | 28. 幼稚园圣诗和唱游歌谱 |
| 12. 列王记录 (上、下卷) | (1932) |
| (1881) | 29. 养心神诗 (琴谱) |
| 13. 历代志录 (上、下卷) | 30. 奋兴诗歌 (1934) |
| (1884) | 31. 培灵短歌 (1935) |
| 14. 以士拉、尼奇米、以士 | 32. 亚伯拉罕的来历 (1898) |
| 帖、传道、雅歌 (1883) | 33. 以利亚的来历 (1912) |
| 15. 约伯 (1882) | 34. 论主耶稣的来历 (1908) |
| 16. 以赛亚 (1882) | 35. 耶稣基督的来历 |
| 17. 耶利米、耶利米哀歌 | 36. 主耶稣事略 |
| (1884) | 37. 耶稣基督 (1949) |

- | | |
|-------------------------|----------------------|
| 38. 平民的基督传 (1933) | 59. 圣光日引(1917) |
| 39. 耶稣的生活与教示 (1936) | 60. 日日神粮 |
| 40. 救主受审与钉死的事 (1924) | 61. 主日神粮(1951) |
| 41. 基督教信仰上的奥妙与事实 (1938) | 62. 备办心守晚餐 |
| 42. 先知的教示 (1920) | 63. 真福问答(1936) |
| 43. 天路指南(上册)(1925) | 64. 真道问答 |
| 44. 天路历程 (上、下册) (1950) | 65. 习道问答(1918) |
| 45. 上帝所行奇妙的事 | 66. 经言问答(1925) |
| 46. 论上帝 (1931) | 67. 圣册的记录 |
| 47. 论偶像 | 68. 圣册记录的问(一、二册) |
| 48. 论圣神的工夫(1892) | 69. 圣册的问答(新约) (1924) |
| 49. 圣神三法 | 70. 旧历年历纪要 |
| 50. 引人得救成圣 | 71. 马太福音传研究 |
| 51. 得救的阶级(1914) | 72. 路加福音传研究 (一、二) |
| 52. 训蒙浅说(1929) | 73. 约翰福音传研究 |
| 53. 三点钟的讲经(1930) | 74. 使徒行传研究(1925) |
| 54. 教法(1914) | 75. 四传研究要录 |
| 55. 密椅指助(1938) | 76. 四传摘录(1937) |
| 56. 各种环境中合读的圣经节 | 77. 马可福音书释义(1938) |
| 57. 圣经要道读课(1917) | 78. 罗马人书的研究 |
| 58. 灵修日课(下) | 79. 圣会史记(一)(1893) |
| | 80. 古教会史 |
| | 81. 洗礼的条款(1856) |
| | 82. 闽南教会的条款(1936) |

- | | |
|--------------------------|--------------------------------|
| 83. 闽南教会圣礼条款
(1936) | 103. 家庭崇拜 (一、二)
(1935) |
| 84. 进教须知(1930) | 104. 理家要录 (1931) |
| 85. 女宣道会年会的报告 | 105. 父母学 (1937) |
| 86. 布道论(1914) | 106. 益智录 (1929) |
| 87. 西北边荒布道记 | 107. 新闻杂录 (1915) |
| 88. 集合喻道故事(1925) | 108. 天文道理(1903) |
| 89. 德育故事(1932) | 109. 身体理 |
| 90. 东方的故事(1923) | 110. 儿童良好习惯养成法 |
| 91. 十个故事(1917) | 111. 笔算(第二册)(1900) |
| 92. 路边的点心 | 112. 国民部算术(第一级) |
| 93. 拣选一个, 放弃一个
(1925) | 113. 罗华改造统一书翰文
(1925) |
| 94. 低智的钮子(1913) | 114. 大学中庸 (1927) |
| 95. 银冰鞋 | 115. 三字经注解 (1928) |
| 96. 眠梦中的客人 | 116. 绘图字母 (1934) |
| 97. 金罕和她的客店(1938) | 117. 字母课本 (1949) |
| 98. 希兰的目的 | 118. 幼稚课本 (一、二)
(1940、1933) |
| 99. 约的朝君 | 119. 妇女课本 (1950) |
| 100. 孝女地查 (1925) | 120. 厦门音新字典(甘为霖)
(1924) |
| 101. 吴德雷女士 | |
| 102. 归罗传 (1918) | |

[许长安 整理]

闽南白话字书影



《圣经的新旧约》(上海1933年)扉页

CHHÔNG-SE-KÌ

- 1 Góan-khí-thân Siông-tê ohhông-eh, thi¹ kap tōe. Tōe si khang-khang hūn-tān; chhīm-lan² ē bin-chhiū³ ē-ām; Siông-tê ē Siān-tōng, tī chhiū-bin. Siông-tê kóng, Tiōh n kng, chhiū n kng.
- 2 Siông-tê khòa⁴ kng, si hó; Siông-tê chiong kng, pun-khui.
- 3 Siông-tê kiō hūi ē kng chhiū Jit, kiō ām chhiū Mī. Ū ē-hng ū chhiū-khí, si tōe chhiū-jit.
- 4 Siông-tê kóng, Chhiā ē chhiū ē-tiong-kan tiōh n kiong-chhong, chiong chhiū kap chhiū pun-khui.
- 5 Siông-tê chhiū chhiū kiong-chhong, lāi hūn-khui kiong-chhong-ē ē chhiū kap kiong-chhong-tēng ē chhiū; chhiū ū ān-ni. Siông-tê kiō kiong-chhong chhiū Thi¹. Ū ē-hng ū chhiū-khí, si tōe-jit.
- 6 Siông-tê kóng, Thi¹-ē chhiū ē chhiū tiōh chhiū-chhiū kng chhiū sō; chhiū, ta-tōe tōh chhiū-hiān; chhiū ū ān-ni. Siông-tê kiō ta-tōe chhiū Tōe; kiō chhiū-chhiū ē chhiū chhiū Hāi; Siông-tê khòa⁴-i si hó. Siông-tê kóng, Tōe tiōh hoat-chhiū, f-kip kiat-chhiū ē chhiū-sōe, kap chhiū-lōi si⁵ kē-chhiū ē chhiū, hūi lāi-bin ū f ē chhiū, tī tōe-chhiū; chhiū ū ān-ni. Tōe chhiū hoat-chhiū, kap chhiū-lāi kiat-chhiū ē chhiū-sōe, kap chhiū-lōi si⁵ kē-chhiū ē chhiū, lāi-bin ū f ē chhiū; Siông-tê khòa⁴-i si hó. Ū ē-hng ū chhiū-khí, si tōe-jit.
- 7 Siông-tê kóng, Thi¹-nūi ē kiong-chhong tiōh ū hoat-kng ē chhiū, lāi hūn-piat jī-mi; lāi thang chhiū siān-thau, sū-kai, jī, nī; lāi hūi in chhiū kng-thē tī thi¹ ē kiong-chhong, chhiū-kng tī tōe-chhiū; chhiū ū ān-ni. Siông-tê chhiū chhiū tōe ē kng-thē nūi-ē; tōe
- 8 ē kng-thē lāi kōan jī-si, sō ē kng-thē lāi kōan mī-si; lāi chhiū chhiū-siā. Siông-tê hūi in tī thi¹-nūi ē kiong-chhong, hūi in chhiū kng tī tōe-nūi; lāi hūn kōan ū jī-mi, hūn-piat kng ān. Siông-tê khòa⁴-i si hó. Ū ē-hng ū chhiū-khí, si tōe-jit.
- 9 Siông-tê kóng, Chhiū tiōh si⁵-thē⁶ chhiū-chhiū n oah-miā ē tōng-būi; chhiū pe tī tōe ē tōng-būi, thi¹-nūi ē kiong-chhong.
- 10 Siông-tê chhiū chhiū-chhiū chhiū hūi-nūi ē tōe-hi, f-kip chhiū sō si⁵ chhiū-chhiū n oah-miā ē tōng-būi, kōk chhiū i ē lōi, kōk chhiū-chhiū lāi-kū⁷ ē pe-chhiū, chhiū i ē lōi.
- 11 Siông-tê khòa⁴-i si hó. Siông-tê si-hok in, kng, Tiōh si⁵-thē⁶ kē-thi⁸ chhiū-chhiū, chhiū-chhiū-mā tī hūi-nūi ē chhiū, lāi hūi chhiū-chhiū si⁵-thē⁶ chhiū-chhiū tī tōe-nūi. Ū ē-hng ū chhiū-khí, si tōe-jit.
- 12 Siông-tê kóng, Tōe tiōh si⁵ n oah-miā ē tōng-būi, chhiū i ē lōi, cheng-si⁹, thang-thau, tōe-chhiū¹⁰ ē chhiū-siā, chhiū i ē lōi; chhiū ū ān-ni. Siông-tê chhiū chhiū tōe-chhiū¹⁰ ē chhiū-siā chhiū i ē lōi, cheng-si⁹ chhiū i ē lōi, tōe-chhiū¹⁰ si-chhiū ē thang-thau chhiū i ē lōi; Siông-tê khòa⁴-i si hó.
- 13 Siông-tê kóng, Lāi tiōh chhiū chhiū-chhiū lāi ē siōng, chhiū lāi ē kōan; hūi in kōan-lī hūi-nūi ē hī, thi¹-nūi ē chhiū, kap cheng-si⁹, kap chhiū-tōe, f-kip tōe-chhiū¹⁰ tōe sō ē thang-thau.
- 14 Siông-tê chhiū chhiū-chhiū lāi chhiū-chhiū¹¹ I ka-ki ē siōng,

《圣经的新旧约》(上海, 1933年)

中《创世纪》一页

Chai thang hiên kék hó ố sô-châi, jiân-ân chi hiông chiân ố sô-tiôh; chi-hiông tiân-tiôh, jiân-ân sin-kon² chiân ố chông; sin-kon² ố chông, jiân-ân sin-khu chiân ố an-ân; sin-khu ố an-ân, jiân-ân kék sô chiân ố sô² kân siông-sê; kân ố sô² kân siông-sê, jiân-ân chiân ố tit-tiôh bêng-tek sin-bân kék hó ố sô-châi.

8. Bât lú pún boát, sô iá chiông si, ti sô² sian bô, chek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
kún tồ lú.

近道矣。

Mih ố kun-thâu ki-bé, sô ố soah-bé kô-thâu. Chai thang tái-seng kôh soah ố, chiân kún ti tồ-lú.

4. Kó² chi iók bêng bêng tek ố thiên hă chiá, sian ti ki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kók; iók ti ki kók chiá, sian ché ki ka; iók ché ki ka chiá,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sian sin ki sin; iók sin ki sin chiá, sian chêng ki sin; iók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chêng ki sin chiá, sian sêng ki i; iók sêng ki i chiá, sian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
ti ki ti, ti ti chái kék biăt.

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Kó-chá ố lóng ố beh hiân-bêng kún-bêng ố toé-bêng hă thă-
thang khôa², ố tái-seng ti-li ố kók; ố beh ti-li ố pang-kók, ố tái-
seng ché-chêng ố kô-lô; ố beh ché-chêng ố kô-lô, ố tái-seng sin
chêng pún-sin; ố beh sin-chêng pún-sin, ố tái-seng si-chiá² sin-lon²
ố beh si-chiá² sin-kon², ố tái-seng sêng-si ố l-ô; ố beh sêng-si ố l-
ô, ố tái-seng chhui kân ố chhu chái ố lók-lông; ố chhui kân chhui
chái ố lók-lông, ố chhui kân-khă kék hâng sô băt ố lú.

4. Băt kék, jít hă ti chít, ti chí, jít hă l sêng, l sêng, jít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前

《大学·中庸》(厦門, 1927年)一页

SAM-JÜ-KENG
SIN-CHOÂN PĒK-ÔA CHÜ-KÁI

人之初	jîn chū chho'	lâng A. lí khí-thân, chhut-si ó si
性本善	seng pún sián	seng, sin-seng pún-jân hó
性相近	seng siong kūn	seng, sin-seng sa" kūn, kūn-ôa
習相遠	sip siong oân	khí-sip, óh sa" h-hūg, hūg

Ti lâng é khí-thân in é seng pún-jân hó; in é seng tái-
khài sa'-kūn, sú-lái in-úí in é khí-sip chính sa' h-hūg.

"seng pún sián." Seng-khah khí-chhi chhi chat é khí-si bó-láp
Sióng-tá é chín-h. Seng-chhih é khí-si chhi-si kóng, Lán é si-chó' A-tong.

《三字经注解》(台南, 1928年)一页

Sin-thé-lí & Chóng-lú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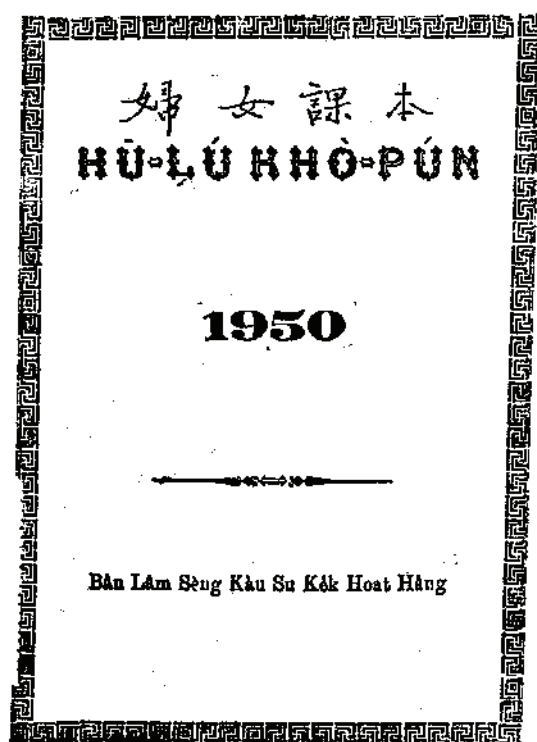
Lún-kàu lóng & seng-khu chái²-iú² cakh, chái²-iú² tōa, u chōe-chōe hēng put-chí ò-biāu, lóng bōe lóng-chóng bēng-pék chai, lián phok-hák & i-sa chhā-chhut ián-ku lóng bōe kàu-tōe, mī-kú ū hēng i-keng hun-bēng thang kī, hō² thāk & lóng chai.

Ái chōe i-seng & tek-khak tiōh káng-kiū chit hō tãi-chit kap seng-khu phōa-pi² & in-ton², chiah khah ōe hiáu-tit i-pi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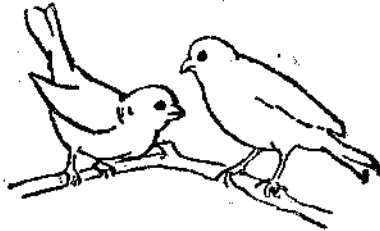
I-seng i-keng ū pī-pān chhēh tēōe-chōe pún hō lóng óh kàu siōng-sē, nā-sī pī-pān chit pún put²kò kóng tām-pōh khah chhián & nā-tiā².

Kiam-chhái lóng nōng kóng, hák-seng bōe-beh chōe i-seng mīh-sái tiōh hák-sip chit hō sū? Ta² lūn-kàu seng-khu chái²-iú² tiōh pó-tiōng, hit & lī tāk lóng tek-khak tiōh chai. Ū at siāu-lián & si sō² chōe ōe gāi-tiōh sin-miā, tī-kàu chit-si lóng seng-khu ōe lām, si in-ūi mī chai & ián-kò. Ta² pò i chai chái²-iú² tiōh sin-tiōng, chhiū chit-si lóng iōng sin-miā, kiam m-sī khah hó mah? Seng-keng tī Si-phian 139 phi² ta 13, 14 chat kóng, 'In-ūi gōa & chōng-hú si Lī sō² chhòng-chō & Lī chhòng-chō gōa & mīn-khu bí-biāu thang kin².' Lún & sin-khu kó-jitū si chōe-hōa & Cháu-sō² pī-pān & lán kiam m-tiōh sōe-jī lāi chhiū-kò, bián-tit gēk Siōng-tā chhòng-chō jīn-lūi & hó l-sū.

《身体理》(无出版地点、日期)一页



《妇女课本》(厦门，1950年)封面



- 1 Sòe chiáu-á tī chhiū-ki,
 Teh hīⁿ-lāi hīⁿ-khì,
 Ū chhut hó thiaⁿ ē siaⁿ,
 Lán gin-á chin ài thiaⁿ;
 Chip chip chip chip chip chip,
 Che sī in só gim,
 Chip chip chip chip chip chip,
 Chin hó thiaⁿ siaⁿ-im.
- 2 Kàu jīt beh lōh ē sī,
 Iū-goân teh gim sī,
 Chit pái khah ún ún ún,
 In-ūi chin siān ài khùn;
 Chip chip chip chip chip chip,
 Pe khì in siū lāi,
 Chip chip chip chip chip chip,
 An-bīn khùn chū-chāi.

《幼稚課本》(无出版地点, 1940年)一页

16

tê-au



hé-lô



ka-to



iô-nâ



só-sí



kiû



《绘图字母》(厦门, 1934年)一页

闽南白话字手迹

Gōi lū-jūn kīn nī 80 hē
 tūi-nick 10 hē bōi thak
 Tioh song thak jī-bū, chiah thak bān-tap
 chiah thak kīn-līk, chiah thak Seng-si
 nū Chuan-sim thak, kō gēn oē thak
 Seng-keng
 Goh hiān-chai ū 7 ē gín á, 3 ē lām ē
 4 ē lū ē
 Goh hiān-chai sō ēng Lô má jī kōp tē
 3 ē Sió-lē thay-sim

惠安县吴温柔(女, 汉字文盲)的手稿 1 页

[译文] 吴温柔当年 80 岁。

大约 10 岁学读。

要先读字母, 再读《问答》, 再读《记略》, 再读《圣诗》。这样专心读一个月就会读《圣经》。

我现在有 7 个孩子, 3 个男的, 4 个女的。

我现在使用罗马字和第 3 个女儿通信。

